

宣浩平編

大衆語文論戰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前記

這是一本大衆語文論戰的特輯，收集的前後計有七十餘篇；而參加此次的戰士，也有三十餘員，且屬一時知名之士；所發議論，多極中肯，實此次論戰之良好收穫。因此，我們有將它收集起來的必要，作爲將來踐實的張本。不過，此次的論戰，地域逼京滬，而主持論戰者，又多京滬各報附刊，信號一鳴，征騎四出，卒能引起廣大之注意，其重要性可知也。

本輯材料之收集，以申報的自由談讀書問答及本埠附刊爲中心，間取中華日報的動向及大晚報的火炬晨報的晨曦的幾篇。本來，在我底意思，很想把它收集齊全，做一個總的結束，充當此次論戰的紀念物；可是，事實上未能如願，所收集的只是部份的，不過這部份的彙集已將此次大衆語文的運動，不僅爲版式的展出，並且已是扼要的把它的意義闡明了。

但，此次論戰最初的引子——吳研因先生和汪懋祖先生的兩篇文白之爭的文章，始終未能尋獲，這實是本輯的憾事，雖然後來論戰的形態又移到了另一個中心。

在這七十餘篇中，當然篇的意思都不是同樣的，但在整個的前提上說來，都不外集中在「大衆語」自身的建立和進行，所以在編列的次序中，除垢佛先生的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以冠其首，及陶知行先生的大衆語文運動之路以殿其尾以外，其餘大都則按照時間發表先後排列，因為時間的進展，也會使論戰的內容向前進展的。大衆語文運動與現代中國及從文字的內容和形式談到大衆語問題兩篇，是我閱讀許多篇以後，覺得缺少這一部份的論及，所以就寫了。

末了，我還需聲明的，就是本輯的收集和繕寫，承雷鐵鳴君相助之處不少，特此誌謝。

民國廿三年，七月三十日。編者記於滬寓。

目錄

- | | | |
|---|------------------|-----|
| 一 | 前記 | 編者 |
| 二 | 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 | 垢 佛 |
| 三 | 中小學文言運動 | 汪懋祖 |
| 四 | 讀汪文「中小學文言運動」後的聲明 | 吳研因 |
| 五 | 什麼是文言 | 曹聚仁 |
| 六 | 關於文言文 | 徐懋庸 |
| 七 | 「論切膚之痛」異議 | 荆 棘 |
| 八 | 文言的前途 | 稜 磨 |
| 九 | 兩種錯覺 | 曹聚仁 |
| 十 | 桐城派祖師作文不通 | 敦 龐 |

- 十一 從文白鬥爭到死活鬥爭 樂韻炳
- 十二 南京通訊 小默
- 十三 文言——白話——大衆語 陳子展
- 十四 文言，白話，大衆語 白兮
- 十五 關於大衆語文 胡愈之
- 十六 關於大衆語文學的建設 陳望道
- 十七 怎樣建設大衆文學 申報讀書問答
- 十八 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 申報讀書問答
- 十九 先使白話文成話 夏丏尊
- 二十 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 傅東華
- 二十一 普通話與「大衆語」 魏猛克
- 二十二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 葉聖陶

- | | | |
|-----|----------------|-----|
| 二十三 | 大衆語文運動與現代中國 | 宣浩平 |
| 二十四 | 關於大衆語的建設 | 樊仲雲 |
| 二十五 | 我也談談文言與白話的論爭問題 | 姜琦 |
| 二十六 | 歷史固會重現的嗎 | 家爲 |
| 二十七 | 論天道不反 | 稜磨 |
| 二十八 | 做文章 | 朔爾 |
| 二十九 | 建設「大衆語文」應有的認識 | 若生 |
| 三十 | 什麼了大衆語 | 雅非 |
| 三十一 | 大衆語的產生與建設 | 寒白 |
| 三十二 | 大衆語的疑問 | 笨伯 |
| 三十三 | 關於大衆語文學底建設 | 王叔 |
| 三十四 | 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語 | 尤壘君 |

- 三十五 拈一點蛆蟲給大家看看 稻子
- 三十六 關於批評與認識 家爲
- 三十七 爲「大衆語問題」答司馬疵先生 申報讀書問答
- 三十八 對於「文言」「白話」「大衆語」應有的認識 陳頴
- 三十九 鬼話的內容解剖 朝水
- 四十 談談大衆語的大衆 蓮岳
- 四十一 大衆語與大衆 高而
- 四十二 大衆語與大衆 周木齋
- 四十三 大衆語 潤鳳
- 四十四 關於「大衆語」建設中的「白話文」 家爲
- 四十五 又忘掉了基本問題 傅紅蓼
- 四十六 再提出點意見 佛朗

- 四十七 大眾語在中國底重要性 寒白
- 四十八 「大眾語」文學建設的一個先決條件 若木
- 四十九 推行大眾語 蓼
- 五十 「白話」和「大眾語」的界限 高荒
- 五十一 從某年月日起的大眾語 王人路
- 五十二 大眾語文運動之路 陶知行

文言和白話論戰宣言

垢佛

「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戰局，又開始地重演起來了，這問題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亦真是很值得研究和討論的問題。

記者既不是「古文」專家，又不是「白話文」的老手，頭腦冬烘如我，決不敢偏袒任何一方，但記者對於黃臉老婆，天然還有一些薰情，而對於如花似玉的新人，又是十分的鍾愛，使人怎樣去解決這嚴重而很困難的問題呢？

因為這問題太嚴重，所以不敢有所主張，亦不敢輕易去判斷甲方是是，乙方是非，亦因為該問題太有嚴重性，更不可不去謀根本解決的方案，我們這裏，只有暫開一個民衆的法庭，請雙方當事人，各舒偉論，以待當世學者來批判。

不過雙方的當事人須認清問題，不可別生枝節，討論到問題以外，亦不可混戰一場，毫無秩序，使極嚴重極困難的問題，得不到一些良好的結果，和印象，

這是很爲惋惜的事。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現在「白話文」中，又新發現了一枝異軍，叫做「大眾語」。所謂大眾語者，到底怎樣一種文字呢？有的說「大眾語」有三個條件，一可以講，二可以聽，三可以寫，果真這樣，則現在的白話文，何嘗不可以講，不可以聽，不可以寫呢？若離開三個條件，根本上便不成爲白話文字。

有的說，「大眾語」即是用各地方的言來連綴成文便是，若果如此，記者還有一些疑問，我國的方言，各處不同，倘用粵省的方言，我們江蘇人不懂，倘用江蘇的方言，湖南河北等省的人，恐亦不大明瞭，我想「大眾語」也決不如此簡單，可否請幾位提倡「大眾語」的作家，發表幾篇「大眾語」的標準作品，使記者和讀者，大家來欣賞欣賞，研究研究，到是一個極有趣味極有價值的問題呢？

更有一事聲明，討論「文言文」和「白話文」，是一個戰局，討論「白話文」和「大眾語」，又是一個戰局，雙方須將兩問題，分別討論，不可渾爲一談，使讀者

易得認識，不致眼花撩亂口難言。

假令該兩問題實有連帶性的話，亦請雙方把主張臚陳明白，或者反對「大衆語」，而并反對「白話文」，或者非但反對「文言文」；并「白話文」亦在反對之列，或贊成「白話文」而「大衆語」則絕不贊同，請將各人的主張，顯明地寫出來，以供當世的探考和研究，這真是記者和讀者掬誠企求的事實。

中小學文言運動

(一) 汪懋祖

近讀吳研因先生駁拙著「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一文，多似是而非之談，並挾部令以自固，竊恐真理不彰，不得不更嚴辭闢之。

(一) 吳先生以文言白話之爭，至今尙未結束，嘆爲教育界之不幸。不得不深惜吳先生之少見多怪。吾以爲文言文一日不絕響，則此項問題便自一日存在，舉例證之：

一 歐洲自宗教革命，倡行白話文，至今四百餘年，而古典文仍爲中學課程之要素。或分組修習，或列作選科，而中學初級，卽注重語文訓練。

二 歐戰後，各國教育類多革新，一九二二年六月，法國教育總長 M. Leon Bernard 提出中學課程改造計劃以拉丁文及希臘文改爲通習科目，（法國中學共七年，前期四年，向分古文今文兩組。）自第一年級起，教授拉丁文。第三年級起，教授希臘文。非拉丁希臘文及法語及格，不得應學位考試。（法國 *Baccalaureat* 爲中學畢業學位）

三 英國自工黨執政，新制中學頗稱發達。不習古文，學者恒慮古典失墜，特組織學會，提倡古典的修養。

四 美國教育上之研究及創造，自多新異。而反對之聲浪，所在多有。茲在留學筆記中擇摘二節如下：

一 一九一九年九月余轉學哈佛大學，旁聽文學教授 Baboite 先生課，離

哈佛時至其家請益，先生爲余講人文主義之重要，及握手告別，先生丁甯相囑，宜多信孔子勿信杜威。

二 一九二〇年三月，隨袁觀瀾先生赴紐約省城，參觀省教育局及省立圖書館。晤館長 Winner 談教育，據氏之意見，現在美國教育已失教育之真義。若教育之真義，必於古典中求之，蓋氏亦人文主義之信徒，意見不免稍偏也。

抑有進者，吾國文言與白話相差之程度，決不如西洋古文與近代語相距之遠，尙未可相提並論。而各國學者孜孜焉惟古典之失墜是憂，吾國教育家乃希望文言之典籍，如「無邊落木蕭蕭下」異矣！

(二) 十餘年前所謂新文化運動，課其成績，不過語體文在學校課程上占有地位，他無有也。而當年一般主張白話者，所以箝制對方之口實，殆不外二式；一則尋章摘句，吹毛求疵，或爲無理的謾罵，或以尖刻之筆鋒，極譏笑之能事。一則不辨是非，任舉一二惡例，以相壓制，使人不屑與辯，詎謂然自以爲成功矣。

。鄙文拙劣，謬承推重，非所敢當。獨惜吳先生於鄙文似猶未能了澈，故斷章取義，改竄字句，枝枝節節而曲解之，則所以養成青年谿刻尖巧之惡習者，吳先生當能覺悟。不然，吳先生爲衛「白話之道」不惜抹殺一切事實，似亦背教育之意義。

吳先生引用袁世凱做皇帝，主張尊孔讀經，張勳張宗昌之徒，亦主張尊孔讀經，務使做皇帝復辟與尊孔讀經，聯爲一體，造成極可怕之聯想。以吳氏之邏輯推之，則凡今日主張尊孔讀經者，皆袁世凱張勳之流。故急急否認陳濟棠何鍵等之主張讀經，以免引起反響，而歸其過於學校當局，其用心可謂巧而苦矣。殊不知天下良法美制，爲惡人假借，或良法美制之下，偶生惡果，其例不少概見。必謂此法此制，當予剷除，充斯義也以往，則李自成亦曾舉行考試，而考試制度卽不能復用。民國四年一月大總統令有云：

「使中華民族爲大仁大智大勇之國民，則必於忠孝節義，植其基，於智識技

能求其闕，尙武以備軍人資格，務實以儆末俗虛浮，矢其忠誠，以愛國爲前提。苦其心志，以獵官爲大戒，厚於責己。恥不若人」。此語出於袁世凱，凡後之爲此言者，皆爲袁世凱。且吾國歷史文物，皆爲封建時代之所遺，宜如「無邊落木蕭蕭下」而不足顧惜，則毋怪今日學生頭腦混沌，黑白莫辨，又安望科學之進步。以如此思想啓示學生，所關尤鉅。非僅白話與文言之爭焉矣。

(三) 吳先生以禁習文言非少數人之私見，歷舉「前教育部，前大學院，今教育部，經過多少部長次長和部員多數之主張，禁止小學習文言文，皇皇命令，非少數人所得而包辦」。不知此卽少數人之明證。以部令論，則吾人服務教育界，自應服從。若猶標榜「行政學術化」，則不佞殊未敢緘默，況全部部長，決非與吳先生一鼻孔出氣，惟前次長劉君大白主張白話最力，創造「人語(白話)鬼話(文言)」等怪詞，以箝制衆口。當是時，吳先生固得大申其志。然劉君則已朽矣，而文言文不與之俱朽。今部長王君學問淵博，惟術業有專攻，致力在遠大，對於吾

人所爭辯者，或未必有濃厚之興趣。竊所望於王氏者：在能糾正前人之缺失，如謂皇皇明令未可輕更，則部令之修改或撤銷者，亦不知凡幾矣。若承訛襲謬，坐視其滔滔日趨下流，吾爲此懼。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個人如斯，政府宜然。今教部諸公，苟不信文人學士之言論，請一察職業之需要，定可知余言之非，無的放矢。

吳先生以讀經之令，出自學校校長，試問今日小學校長，誰復知經；又誰敢違背功令，而更煩大部之申禁。讀經決非惡事，似毋庸諱言。時至今日，使各省當局如何陳輩之主張尊孔讀經，可謂豪傑之士矣。

以上就吳先生論辯之態度及其論據，加以討論。以下就中小學國語教材，根據吳先生之主張，再加論列。教育者，非止教育界的教育，全國關心教育者，幸注意焉。

(四) 初級小學適用語體教材固矣，而烏言獸語以及神仙荒誕之故事，與大部

提倡科學之意似未相符，此尙可以兒童興趣解釋之。故小學一年級不妨參用，以喚發學習之動機。顧引用此項教材必深涵啓發的性質。至指事名物，固亦無取乎此。若猶狗雞羊，吃飯，穿衣，說話，遊戲，充塞篇章，徒以引逗兒童之笑樂，此之謂糖裹的興趣。杜威亦嘗斥其非矣。寓言教材，自可不避物語，而態度必須莊重。若「花貓」亦稱先生，則兒童思想，卽爲此種滑稽性所蒙蔽。不暇推索其真趣。近有友人之子，在某小學一年級，一日該級講授「妖怪吃人」故事，令兩兒童至另一室內裝扮妖怪，師率全班兒童往驅妖怪，則有兒童駭怖而啼者。此課之目的，欲養成「無畏」的精神。但兒童本不知有所謂妖怪，乃故施以可怕的刺激，以引起恐怖的本能。而結果與目的適得其反，豈教育之道應如是乎。

⑤ 近偶檢得某局出版初小國語新讀本第四冊第十四課，抄錄如下：

三隻小松鼠

(一) 看衣裳

有三隻小松鼠；一隻叫紅尾巴，一隻叫藍眼睛，一隻叫黃小毛。他們知道兒童節快到了，商量穿了些麼衣裳，到學校裏去開會。

紅尾巴拿出一件紅大衣來，嘆口氣說：「我常常穿紅大衣，真是討厭，我想揀別種顏色。」藍眼睛拿出一件藍外套來，也搖搖頭說：「這藍外套我也穿膩了，最好換別的顏色。」黃小毛拿出一件黃旗袍來說：「我也討厭這黃旗袍，能換別種顏色最好。」

紅尾巴說：「我們去問蝴蝶姑娘，他穿的衣裳的顏色最好，也許他會告訴我們怎麼換顏色的法子，藍眼睛黃小毛都說，很好很好。」他們商量定了，就到蝴蝶家裏去找蝴蝶姑娘。

(二) 換顏色

三隻松鼠，找到了蝴蝶姑娘，和蝴蝶姑娘商量換顏色的法子。

蝴蝶想了半天，捧着翅膀說：「有啦，樹林後面有幾個池，你們拿衣裳去洗洗着，也許會變顏色的。」

他們聽了，就去找池，找到三個池；一個是黃水池，一個是紅水池，一個是藍水池。

三隻松鼠拿自己的衣裳去洗，紅尾巴的紅大衣，放在黃水池裏洗；藍眼睛的藍外套，放在紅水池裏洗；黃小毛的黃旗袍，放在藍水池裏洗。

不滿五分鐘，他們就把衣裳拿起來絞乾，紅尾巴一看，跳起來說：「哦！真變了，我的紅大衣變成橙皮色的顏色的大衣了。藍眼睛也很奇怪，翹着尾巴說：「看哪！我的藍外套也變了，是紫顏色，多麼美麗啊！黃小毛看看自己的旗袍，也說：你們看，不是也變了麼，這是綠顏色。」

大家看了都很高興。

(三) 改名字

兒童節那一天，三隻小松鼠，穿了美麗的衣裳，到學校裏來開會。紅尾巴穿的是橙色大衣，藍眼睛穿的是紫色外套，黃小毛穿的是綠色旗袍，小朋友們看見

他們，都好像不認識。大家說：「這三位姑娘穿的衣裳真美麗啊！」

聚餐會的時候，三隻小松鼠把衣裳變換顏色的事情，告訴小朋友們。

此課要義，除鑑別色素及說明配色合色之理外，未知其能起何觀感。夫兒童節從兒童自身說法，方能得見真切。何必造出紅尾巴綠眼睛之怪物，換衣赴會聚餐。蓋今日時髦教本，一若各種智識，必出諸各種動物之口，斯亦奇矣。美國固亦有一派竭力誇張神話物語之價值，是謂浪漫派。浪漫派教本之在我國，乃不見其為浪漫，積非可以成是。孔子所以惡紫之奪朱也。

(五)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而深斥「預備生活。」此義常被誤解。以致過分重視兒童生活，而漠然於其將來之需要。其實杜威「教育即生活」一義中，何嘗不含有「預備」之意。其所反對者為完全站在成人的立場以教兒童，惜杜老對於「預備生活」一義，指斥過當，以致流弊滋大，非始料所及也。各國義務教育年期較長，尚可從容注重兒童生活。若吾國則義教四年，尚不可及；則在此四年之中，

似宜多顧「預備」。凡社會需要應所重視，鄉村環境尤當體察。今教本多重都市兒童生活，已非合理，而社會上稀用之字反多見諸於第一冊，如某局教本第十課及十二課，

老母雞 爛爛圈

小小雞 嘍嘍嘍

此「爛」「嘍」二字，一生用得幾次，而必先教之認識耶？余觀此類教本，在低年級即語體文亦須改造，方能合用。

社會上反對物語教本，余初以爲文人學士之言，不足爲憑，故亦置之不理。返去年下鄉考察，始知此項教本，農村中反對之聲更普，而皆道私塾讀書之有用。日前本市社會局召集職業指導會議，有農工商代表列席，僉主小學高級必須教授文言，並有贊成私塾者。以教育眼光察之，自不能過於遷就環境。然與學三十年來，私塾非惟不即淘汰，且有方興未艾之勢。是亦足資猛省者，此吾文之所以

作也。

(六)吳先生謂初中國文教材，並不枯瘠。歷舉「蔣委員長，中央黨部，黨國元老之演說辭，宣傳文，成論文，凡雜誌報章所爭傳的，不少語體文的作品。」無不可以作為材教。誠然，不佞主中學時，每見上項文章，立即選付印刷，分發講授。如蔣委員長告全國學生書等，傳誦全校。惟論文偏於專門，學生不易瞭解。宣傳辭過於冗長，可閱覽而不便精讀。至如精警之作，如汪精衛先生題晨課圖，革命的勇氣及執信的人格諸作，皆當遵為教材。但此項文字甚少，而初中三年，每週以兩篇為率，一年至少八十篇，並須顧及文體結構。而關於民族精神，倫理美感，智理，體育，政治，社交多方興趣，皆須顧及。若按照部頒課程標準，而向雜誌報章選擇材料，恐富有教學經驗者亦歎其窮乏，而一年級教材尤甚。

近稍翻閱初中國文教本，其在一二年級尤為複雜，有翻譯之文，有冗長佶屈之作，而水滸景陽崗一篇，幾無不選入。此文描寫武松打虎栩栩如生，以文藝論

，固自可喜。但其中有一句，「我却怕甚麼鳥？」教師講至此語，敢問如何表出？不佞自欺頭腦陳腐，則退一步言，就令有女生在前亦可無所避忌。惟國語教學除技術之外，尚含有修養及提高語言之作用，必須注意。而此篇乃普遍精習，幾視爲國文之寶典。此吾所謂窮且濫也。

(七)吳先生謂高小「如參教之手也者」的敘事說理等文，實在「治絲益棼」「徒亂人意」吾所謂高小文言常如歐陽修養魚記，薛福成觀巴黎油畫記之類，多選擇情記敘清淺有味之文，並非周語殷盤倍屈警牙之文。其實以文而論，此類文字，已是白話，不過腔調不同。若吳先生能承認此點，則彼此意見，無甚出入，又何事爭辯耶。

吳先生恐「之乎者也」糾纏，以致「治絲益棼」，不知「嗎底呀啲啊呢的」是否更增教學之困難，倘初中全教文言，而以語體文爲課外讀物。(初中課程應如何修訂使之簡單化，見拙著中學制度之檢討與改進，此處不詳述)則三年以內，即天

資稍鈍者，余敢必其清迪。今因白話教材多於文言，誠如吳先生所謂「四不象」工具不能運用，又安能稍窺較深之文籍。前年中政校招生，國文試題有下列一段文字，試加標點并譯成語體。

高帝創業，目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

多數試卷標點爲：

高帝創業曰：「不暇給孝」享國又淺惠……

高帝創業曰：「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

凡此皆有事實可證，非「嚮壁虛造」也。

(八)吳先生徵引科舉時代江陰考生千人中通者不過百人，其例恐非盡確。蓋科舉之文，無論八股或策論，皆有一種體制，另成一種技術，又限於定額，不取者非可目爲不通，儘有文才卓犖而一生不第者，故不足以爲例也。學習文言固較尋常語言稍難，但其努力之程度，決不如吳先生所言之甚。而應用上之省力，則

閱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較經濟。若用耳不用目，固無須文言。若須用目則文言尙矣。因文言爲語體之縮寫，語言注重音義，而文言音義之外，尙有形可察。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卽已明瞭，其省力爲何如。此僅就工具言之，已無待辯論。矧猶有先民精神所寄，必欲如掃落葉，則不佞宣力教育，斷不敢和雷同。

要之文字之墮落，如無關於民族之墮落，不佞何必斷斷焉。今日國事萬端，教育問題亦萬端，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余識其小者而已。又以素性率直，一時與會所至，恐不免開罪他人。惟吳先生與敎部諸公，諒其苦心，是非得失，付諸公論，從此勿復置辯矣。

讀汪文「中小學文言運動」後的聲明

吳研因

貴報所載汪興存先生的中小學文言運動一文；前半篇論點很難捉摸，後半篇

也並未駁倒我的小學不必教文言。語體文本身不能斥為破壞思想等主張，所以我不想再發言了。但是有幾點不能不說明的。

(一)外國人對於中國文化，正如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文化一樣，有許多人崇拜中國的古董，同時也有許多人以中國的古董為非。以文字論，杜威孟祿就說中國的文字太難學，應當改造。國聯教育考察團也建議中國的文字應當研究改良。同時還有一班別有心肝的外國人，一味迎合或放任舊社會，所以也往往鼓勵中國人讀經尊孔，並且尊重中國的學究先生（香港就是如此），在他們看來，保存中國的「國粹」，正和保存中國的迷信鴉片烟，小脚……一樣。我們實不可引以為榮。汪先生引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的主張，自然又和這班別有心肝的人不可同日而語。

(二)我們固然不能「以人廢言」袁世凱張勳張宗昌之徒，人雖可鄙，言或可稱。但教育新興的時候，一班明達的讀書人（？）主張開辦學堂，而不識字的賣菜傭，却偏擁護「四書五經」。三字經千字文也在他們擁護之列。斥學堂為洋學堂，攘

臂怒目，欲得之而甘心，其心固未非可厚，其愚實深可憐憫。況且袁張之徒，提倡尊孔讀經，原與他們的「帝制」「復辟」等目的有連帶的作用，不特其愚已甚，其心實尤可誅。

(三)何鍵陳濟棠輩，雖曾提倡尊孔，確未強令學校讀經，要是不信，請通函到湖南廣東去問一問便知。再不然看看教育部的視察湖南教育報告和粵教廳覆教育部呈文的呈文，也可以證明此說。

(四)提倡小學用語體文，發端於北京教育部，禁止小學用文言文。令出自前大學院，申令小學不得用文言文，以加重學生負擔。是教育部最近的公文，實與劉大白先生無涉。鄙人「馬前小卒」更無能爲力。汪先生以爲部令應服從，請勿因劉先生和鄙人之故而就表示不服。

(五)小學國語教科書，編輯不能盡善，取材不能盡當，無庸諱言。但論用字，我們終身鮮用貓字，而貓字却爲中外教科書所通有，形容聲音的嗚嗚等字，當

然最好不用。但在兒童字彙中，如無他字可代，爲行文之故，實也不妨偶一用之。至松鼠換衣的故事，既有辨色和配色的自然目的，當然不必再顧其他。因爲小學教材的目的，往往單純而並不複雜的，況且撫拾一二字或一二課課文爲今教科書全體病，這也不是我們所應取的態度。

(六)職業界主張文言，這是囿於舊習的緣故。我們不能因我們的母親主張替孫女纏小脚而使犧牲自己的女兒，也不能因多數老百姓主張應有「真命天子」出世而使歡迎溥儀回鑾，或請袁世凱復活。因爲舊社會歡迎私塾主張文言的緣故，而便自認爲新教育失敗，這正似因爲有人希望皇帝登極，而便自認爲共和失敗一樣。

我已說過汪先生的主張並不極端，而命題措辭，却好像是一個極端派。希望汪先生如再發議論時，請先自認定立場，再看清對方的論點，然後立言，否則枝枝節節，打了一百年的筆墨官司，打到老死，恐怕也會不明白自己到底是爲著甚麼一回事的。

最後聲明，這只是一個說明，不是甚麼辯論。願與汪先生付之一笑。

什麼是文言

曹聚仁

「……等到白話文風行全國，人人都可以用文字發表他的意思，那士的階級向來所居奇的能力也就無所施其技了。……中國文字的通俗化，對於人民一方面，是使他們得到一個新的發表意思的工具。幾千萬以先緘默的人，如果學到三五百字，就可以發表他們簡單的意思，而對於士的階級一方面，正是剝奪了他們唯一的武器。……老先生們反對白話文不是無意識的；那正是他們最末次的奮鬥，他們生命最終的光燄。」

——陶孟和：士的階級有人告訴我：「文言復興」「小學讀經」，有人在倡導，在附和，甚囂塵上，復古運動怕的真會成爲事實呢，」我微笑不答，請他把提導者的文章給我看。我說：他們自己所做的，算得是文言嗎？世事正如此離

奇，凡憧憬於文言的，其病正在於根本不了解「什麼是文言」這種「新民叢報」式的文體，不獨桐城正宗嗤之以鼻，卽斯文種子必搖頭嘆息以爲世道人心之大患（見康梁二氏），而他們沾沾自喜以爲他們做的便是文言。豈非大大的笑柄！

單說倡導文言復興是頑固守舊，不足以服其心的，我且平心靜氣地來談談所謂「文言的究竟」。我想，倡導文言復興的，總該服膺桐城派的主張，那是他們的老祖師。在桐城派姚門四弟子中，以方東樹爲最拘謹，且看他的說法：「三代之書，詞氣遞降，時代爲之也。况在晚近，古訓罕通，與其文之而人不曉，何如卽所共喻，而使之易曉乎？」（書林揚解）曾國藩幕下，習古文者以吳聲甫（汝倫）造詣最高，請聽他的主張：「中國非廢漢文無以普及教育；蓋漢文過於艱深，人自幼學之，非經數十寒暑，不能斐然可觀，而人已垂老無用，吾國學問不及東西洋之進步者此也。」徐彬彬先生說得好：「人無新舊，只須事理明達，自有平心中肯之主張。」愛開倒車的人，大都是數典忘祖不通事理的笨伯！

將「文言」和「白話」對立，以爲兩者絕不相侔；他們自以爲霸了那個營壘，豎起帥旗，和白話這營壘對敵起來，這是一應錯誤觀念的根源。語言文字，在社羣中產生，在社羣中應用，永遠在不斷的變遷進程中，要想截取一時一地的語文，名之爲文言，名之爲古文，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劉知凡云：「天長地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又云：「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尙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眊俗之遷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倣昔人，示其稽古。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僞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僞由其相亂。」我們用歷史的眼光來觀察語言文字的變遷，卽知「文言」二字根本不能成立，他們所據的是夢幻的境界，並沒有實際的營壘，拿什麼來和「白話」對壘呢！

原來中國語言文字，以秦代爲分水綫。秦代以前，各民族經營各自的文化，連

用自己的方言寫文章，今日所謂周秦古文，在當時正是萬言文。狀人之美，滬語爲「漂亮」，以之行文，文言者總以爲太俗，必改用「窈窕」。「豔麗」方爲古雅。而方言云：「窕。豔。美也。宋衛晉鄭之間曰豔，陳楚周南之間曰窕，」刻正是那時的方言；必廢「漂亮」而取「豔」。「窕」。豈非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初民人事簡單，初用文字，以一字狀一義。（同是外族，東曰夷，西曰戎，南曰蠻，北曰狄。）人事漸繁，字日增多，記憶上十分困難，自然而然趨向於用詞的新路。用詞傾向。周秦之間，已漸萌芽，漢以後格外顯明，單字廢而詞復興，由簡趨繁，勢所必然。漢晉以後，複詞之增，與時代成正比，至白話文乃純用複詞。主文言的無非憧憬古代用單字之簡樸，而不知古人正苦於簡樸之不足以應用呢？袁中郎雪濤閣皇序云：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袁伯修白蘇齋集論文云：「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

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中，是無異綴業於衣袂之中，投毛於殺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他倆的話，正是主張文言復興者的對症良藥！

主文言者必高談漢魏古文，把司馬遷捧到天上。假使他們處在司馬遷的時代至少該復與殷周之文。而司馬遷作五帝本紀，將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譯爲「信飭百官，衆功皆興。」豈不廢文言而改用漢代白話了嗎？臯陶謨：「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豈不簡古，而史記夏本紀必改爲「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楫，行由刊木與益予衆，庶稻解食。」不是捨簡取繁，承認今語勝於古語嗎？主文言者必推崇韓柳歐蘇，以爲唐宋古文，盡美盡善。韓退之樊紹述墓誌銘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宋祁好用古字，歐陽修特書「宵寐匪禎，札闔鴻庥」八字以嘲之。唐宋古文家病當時文人好用古語，（猶今人好用文言）矯揉造作，故以「平文易之 古文之

名，明人所造。唐宋文人皆稱平文，平文者平整通達之文，猶小說之有平語。）韓柳復生於今世，必斥文言復興爲謬妄。主文言者必祖述桐城派，桐城派以歸有光爲祖，古姚之先，則有顧亭林，魏禧諸家繼之。顧亭林日知錄論文人求古人之病曰：「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爲『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爲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爲尙書左氏，乃剿取漢史中文法以爲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爲不稱。以今日之地爲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爲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恆用之字，而借古事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未知主文言復興者讀之有何感想？歸有光所以異於前後七子者，前後七子一意倣假古董，畫虎不成弄巧反拙；歸有光自平易近情入手，反入勝境。桐城派主張運用士大夫階級的雅馴詞語，時地官制必用今制，大小篇幅聚注於一中心點，其意即在糾正前後七子復古觀念之錯誤，使學者易曉，與時代相適應，豈有「生今之世」而可行古之道者乎：

以上所論，都有老生常談，本不必說了又說。我不過如收了幾個劣等生，再三耳提面命，希望他們既莫自誤，更莫誤盡天下蒼生。最要緊的，他們該明白所謂文言文者，根本沒有這樣東西，不必再作夢想，說夢話了！（阿堵，甯馨，舊文人所謂文言文也：此皆晉人土語（阿堵）猶言（這個），「甯馨」猶言「這麼樣」。史記「狀周勃之口吃，故云：「臣期期以爲不可」舊文人乃以「期期以爲不可」爲文言。聖人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不懂什麼是文言的人，還是免開尊口罷！）

關於文言文

徐懋庸

我的一個朋友，在上海一個女校當教員，教的是高中三年級的國文，有一晚，他拿了一疊學生的作文簿來，說是因爲太忙，要我幫他改一下。

高中三年級的女生，在上海，至少已是十七八歲的摩登女郎，有的定該是寫

情書的聖手了。我懷着一種近於好奇的心情，很高興地接過三十多本簿子，想看看這些卷子的主人們的手筆。在揭開封面以前，我幻想着，裏面有的是和她們的身段一般玲瓏的思想，和她們的裝束一般豔麗的詞藻；摩登女郎的文章一定是富於清新的現代味的。

然而，真所謂「不看猶可」看完了三十幾本簿子之後，我是感到異常的「幻滅」了。

三十多個高中三年級的女生的文章沒有一篇的造句是通達的，沒有一篇的立意是妥當的。字數呢，最長的還不滿五百，雖然是這樣短的文章，改起來却異常費力，有幾篇簡直只配完全塗掉。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馬上就明白了，原來是教學文言文的結果。我翻遍三十本簿子，裏面的每篇都是用不通的文言寫的。

我不禁要替這三十多個摩登女郎呼冤。然而我又知道現在在學校中同樣地受

着文言文的毒害的學生，決不止這三十多個。文言文這僵屍，已「重來」到許多學校，大肆活動了。和這同時，有許多在雜誌報章上撰文的作家，也有意或無意地傾向文言文，或全以文言文撰稿，或在白話文中夾雜許多文言的句子去。

以上這兩種事實，不是偶然發生的，研究起來，二者的原因其實是一個，在於社會的現狀。現在有一個反對文言文的運動正在開始了。但反對者的論證，若徒從文言白話本身的優劣上出發，那是必至成爲無濟於事的常談的。反對的第一步，必須指出目前事實的社會的原因。

在這裏，我不能將那原因詳細地指陳。因爲在上面談的是女學生，我就將女人的纏足來作個比喻。纏足的起源，大概可有兩說：一說是婦女成爲奴隸之後，男子即用種種方法加以拘束，纏足即拘束的手段之一。自從解放口號喊出之後，中國的女子。確有許多留了天足，但因留了天足究竟是太自由了，所以人們又給他們穿上高跟皮鞋，使他們走路時仍然一步一拐，和纏了足一樣。

第11說，則如 Plekhanov 在藝術論中所云，是富裕的妖姬們，因為無勞動之必要，不把時間看重，所以特地把自已的步行拘束起來，當做是媚惑的樣子，而和貧窮的因而從事勞動的女子們的走相故意表示相反。這是所謂「對立的根源」說。

這兩說都是合於事實的，但深究起來，原因也只這一個。就是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態使然。在那狀態中的社會的支配者，為限制被支配者的起見，不但加以拘束，且將那拘束的狀態故意認為高貴美麗而使人自願地去就範。

今日的學校之所以教學文言文，就是拘束學生的思想的自由活動，這是很容易奏效的。至於有些作家，則因身處富裕悠閑的階級，做的是吟風弄月的文章，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作品題材，他們的作品題材，決定他們作品的形式，所以他們愛寫文言文。然而也有一類，則自知思想凌厲，用白話直抒胸臆，易致麻煩，所以故意用文言作文，使他的思想披上一件不甚顯明的外衣免得十分惹

眼。

爲什麼許多學校要拘束學生的思想呢？爲什麼吟風弄月的作家又被重視的呢？爲什麼有的作家會這樣怕事的呢？我以爲這其間必有共通的社會的原因，但是我並不能詳細地明白地指出。誰能說指出呢？指出了原因，使大衆認識，反對文言文的運動這纔不至落空。

看教育部所訂的課程標準，尊重文言文是不許的。那些違反教育部的法令的學校，是要受處分的，這不待我來說。我只希望許多的作家，若非不得已，不要有意地再用文言撰稿，因爲這是無意地替某種不良的傾向推波助瀾。

否則未來的青年的頭腦，都將成爲冬烘，和有人推測高跟鞋流行的結果，將來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綫一樣。

『論切膚之痛』異議

荆棘

——再答曹聚仁先生——

火熱的天氣，本想省事些的；可是誠如曹先生所感覺的這是與民族有切膚之痛；所以沒奈何，祇得揮着汗再來胡謔幾句；祇求曹先生指正。不作別用云。

首先，我總覺有些不明白：曹先生口口聲聲肯定汪存典氏不會做文言文，不曉得什麼是文言文，究竟有無實據？能充分的舉出例子來嗎？在我輩俗物的眼光裏看來，覺得汪氏不久前在中央日報和申報上與教育部吳研因氏的論戰文，雖說祇是一種普通的平鋪直敘的文章，却也沒有什麼可以厚非的地方，豈曹先生別具慧眼，品評的標準特別的高嗎？退一步言，即使假定汪氏不懂文言，須知他辦理多年的教育，本平日教學的經驗，出於提倡文言，實是有所感而發，初非偶然，何得謂爲毒害青年？誠如曹先生所想的凡不懂某事而提倡的，便是罪大惡極；那末像我們家庭中的那些老前輩，他們根本連西文字母都不識得，但因知道現在西文的重要，却再三要叫我們多多研究；如果本諸曹先生的見解，難道也去叫他們『免開尊

口」嗎？而何況汪氏並不誠如曹先生所想像的呢？

其次談到青年讀文言文的影響問題；在汪氏歷次論戰文內所昭示人的。並未因提倡文言文而主張消滅白話文；與那般輕薄之徒的因要盡忠於白話之道，而不惜而紅耳赤的謾罵文言文爲『鬼話文』『殭屍』等等，實未可同日而語。平心而論，文言文不但在質的方面較白話文華美多多，在量的方面也較經濟，這是共見的事實，但這還是次焉者也；我認爲現在我們的所以要學習一些文言文的技能，既非在獵取什麼『功名』，也非在以學得一些『信屈聱牙』的技巧爲能事。其唯一的動機，乃在享受文學上的遺產——我們如果不否認我國古來歷代許多名著文學的價值，那末現在叫青年學習文言，多多享受一些，也決不是一件什麼值得駭汗奔告的事；證以白話文前輩胡適之及蔡元培諸公，他們現在的許多『考據』工作，我相信其得助於一些文言文技能的基礎者，恐正復不少。

窺曹先生全文意思，似乎頗有信提倡文言文是與科學的發展相尅的。這也正

可以代表時下一般患短視病者的邏輯！殊不知讀文言文是一事，科學的發達與否又是一事，併兩者於一談，已屬難解，而又何況現在的叫青年習些文言，並非使他們朝夕的在古書堆裏翻斛斗，其動機不過僅如以上所述的呢？「五四」以來，論國人的「棄文就白」者，已不為不多，但究竟在科學上有了多少的進展？課其成績，充其量不過是產出極少數的「小玩意」猶什九是由改頭換面的做製而來，真真自出心裁的發明，可說是絕無僅有！返視英美等科學較發達的國家，至今仍有列古典文（Classical）為學校課程之要素的，他們固也絕未受什麼惡影響！又有始終使我不解的：有一般人他們自己戴着高度近光鏡，每聽到「文言文」三字，便沒頭沒腦的聯想為「封建思想」這真不知是一種什麼邏輯，豈因感於寫文言文的受拘束。便牽強附會的象徵牠是君主專制的不自由嗎？假令白話文是生長於從前的君主時代。而文言文是發軔於「五四」時代，我不知道這又當如何去象徵牠了！頭腦混沌到這般田地，又何望於科學的昌明呢？又有人願慮到叫青年讀了文

言文，結果必至變為『冬烘』（見六月十五日自由談）；其實這未免太主觀。姑不論現在的叫青年的讀文言，其動機僅如前述，即以博古如曹先生而論，從小的精讀文言文，自不待言；但曹先生的一枝筆却是這樣活潑可喜，又何嘗帶有半點冬烘氣味？可見這是屬於過慮。

最後。我有一個正式的要求：就是曹先生在自己文中說要和汪許兩公各擬一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說』以便見個高低；在汪許二人那方面的做不做，是另一問題，我也無從去函約他們；不過這事是由曹先生發起，無論如何曹先生應當『以身作則』的先作一篇，以為首倡，請仍以登載『晨暎』為約，區區敬在拭目以待也！

文言的前途

棧磨

近來又有人因學生學文言結果陷於不通，向提倡文言者抗議了。我斷言：這抗議是無效的！提倡者原來就不要文章——尤其是能表自己的意思的文章，僅僅

以重文言文爲使人非讀古書不可的手段而已。

白話文如果僅僅走到胡適所提倡的地步爲止，一方面儘管寫白話文，一方面仍不忘那一束大而無當的最低國學書目，文言文也許不再起來。然而白話文起了胡適所意想不到的效力，白話文不僅改變了文章的形式，而且改變了文章內容，這內容不必與古書發生關係，於是那最低書目完全被拋擲到最低之外。

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前者決不容認白話，後者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一定能設容認。只因爲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章，決不可能，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爲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

直接提倡讀經的時代的不能再來，可以使我們無須多抱悲觀，間接的辦法能收多少效果。實在是疑問。格格不相入的意見，就讀熟也不能佔有腦中的一角。誰也不再願意爲了文章去鎔經鑄史。

學生的文言文的不通，不僅是文字不好；更大的理由是由他們無話可說。我看見過一些作文題目，都根本是就教能寫通的文言文的去寫，也勢必寫得不通的。而事實上我們也早有了許多煌煌大文作例。

就那些煌煌大文，事實上也不再受不到像古代的高文典冊樣的重視，因之除煌煌大文外仍得借重白話文作其輔助。這一點，又證明直接使人由古文去求古道已不可能。終有一天間接提倡失敗，就要再加一個間接。把古書翻成白話。

所以，現在對白話文實在無須擔憂。他們終有一天更聰明而利用白話文的，至於白話文被利用後是不是另有可擔憂處呢？那也不見得有，白話的女兒經還不是和文言的女誡一樣地不能在現在維持其勢力。

兩種錯覺

曹聚仁

汪懋祖先生論「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覺得一般青年寫作程度低落，非重

新讀文言做文言不可。汪先生雖說是教育家，於國文教學一道到底是外行，不獨是外行，簡直隔靴搔癢，一無是處。

一般關心教育的人，常有兩種錯覺：有的忘記了自己從前的寫作程度，以為現代青年的寫作程度格外低落。有的忘記了寫作文言的不通成分，以為一應不通成分都由習白話文而來。我姑且退一步，承認一般的寫作程度低落，白話文的不通成分比文言文更多，而汪先生應負的責任更加重起來。各地中等學校校長聘請國文教員，偏向於舊的。大都聘請所謂「宿儒」，偏向於新的大都聘請所謂「作家」。以宿儒來講解現代國文教本，他能講些什麼。不但不能講解莫泊桑月夜那類名著，即赫胥黎天演講，亦瞠目不知所解。可是說到古書，又知道得有限，經學但憑朱註，史學惟知左傳；修辭學。文章學，更是門外漢。這類私塾冬烘坯子，會指示青年以語文的正確智識與寫作技術嗎？至說吹得肥兒泡般美麗的作家，只是聲名洋溢於中國而已，叫他担任國文教程，古的既不會講，今的又無從講；我所

知道的有幾位作家教授，在講台上講點軼事，議論點時事，把時間消磨過就算了。這樣能把青年的語文程度提高嗎？國文教學，乃是教書匠的專業，並不是三部講章，八斗天才應付裕如的。所以青年的語文上如有什麼缺點，即是中等學校校長，誤聘國文學員之過，汪懋祖先生即是不能逃其責之一的人。

至說青年的一般語文程度，那又非汪懋祖先生之所知。我且引古以喻今：方苞、姚鼐，桐城派人大師也，序跋銘誌文字，楚楚可觀；一涉及邦國大政，卽無謬百出，其論邊防事務，簡直是大話柄。我最愛歸有光文，而其大幅文字，卽無足觀者。桐城諸文家，惟曾國藩大幅文字，洋灑可喜。可見議論文字，與閱歷經驗有關，且非中年以後，不能有深切觀察。如以「國難期間青年應有之責任」讀書不忘愛國，愛國不忘讀書」一類題目考察學生語文程度，除門面話外無可說，當然難得差強人意。其實，以此類題目着令方苞姚鼐限時交卷，也不會有好文字寫出來。歐洲大陸的大學入學國文試題，大都是「朝霞」，「街頭」這類切實可寫

題目，決不注重空論。（我前天在某中學看見「禮義廉恥論」的國文試題，這這試題用「論」字即不通，應用「說」或用「義」字。以此試題，請汪先生試作一篇，我敢說汪先生未必能做出什麼好文章來）現代青年，見聞廣於舊時；其所學習諸科，皆養成組織能力，故語文程度，比從前文人的確高明得多。我曾經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古書讀得愈少，語文程度愈高，古書讀得愈多，語文程度愈低；謂予不信，可以將地試驗。（至以別字多寡，字蹟優劣作語文標準，又當別論。）

這有一種遺誤青年的普遍觀念，就是一般教育家所謂「國英算並重」。語文程度的高下與常識多寡成正比例；前人謂知人論時，歷史的知識不豐富，議論文即難健全。蘇洵六國論，舊推名作，由今觀之，荒謬可笑；賈誼過秦，千古流傳；按其實際，亦多乖說；此皆不知史事之過。切實地說罷，國英算並重，青年對於其他學程，愈無暇兼顧則常識愈缺乏，因為語文愈不能進步；惟有讓他們多得一點常識，活用他們的思考力，語文水準方有提高的希望。

桐城派祖師作文不通

敦 龐

清代文壇掌故雜錄之二

盛暑無俚，從曹聚仁先生處借得「清朝野史大觀」翻閱，中有文壇掌故數則，與現在的文人故事相參看，頗有興味，因仿近人談明人小品法，轉錄一通，略加按語，以公同好。（以上應刊「雜錄之一」前，茲補登）。

方望溪侍郎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穆堂輕之。望溪携所作「曾祖墓銘」示穆堂，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甚。曰：「某文意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穆堂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過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臯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見竹汀先生潛研堂集，竹

汀始亦不滿於桐城者乎？

按：最近的文白論爭中，曾有過一個「此生與彼生」的問題，誰知桐城派的祖師方苞，老早就同樣地因為「吾桐」而碰過壁，「此之不講，何以言文！」實在罵得痛快！今日的「文言復興」運動的提倡者，目前只能做梁啟超式的「言文，但倘有進步，必將復歸於桐城派。桐城派的文章，其實就是八股文，即所謂「以時文爲古文」，八股文只能發揮空空洞洞的意思，用到敘述實際的事物時，就不能通。方苞論歸有光的文章道：「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俚」和「繁」是桐城派所最忌，而今日的白話文，却一味向「俚」和「繁」發展，將來發展到所謂「大眾語」。更將不堪。所以今之「文言復興」天師，也力主把「這個學生和那個學生」改爲「此生與彼生」。「雅潔」是「雅潔」了，無如不通何！

從文白鬪爭到死活鬪爭

樂嗣炳

假如你肯用辯證法的頭腦寫出一部中國文章史，許多文獻會告訴你：

「筆頭用語的死活鬥爭二千多年來沒有間斷過，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文，都用活人嘴頭常說的話做基礎，整千整萬自動地化錢買來看的書，也是越接近活話越受歡迎；活人裝鬼叫，決討不了巧；用半死半活的文言作成文印成集，跟實際社會絲毫不發生關係。」

古人試舉李白作例，他的詩，在一般社會可以抵鈔票用；文，就不值錢了。今人試舉最近文言運動的發難人汪懋祖作例，他用文言作過兩篇擁護文言的文章，然而他的大文，如果請聖陶拿它送進文學病院，解剖一下，不知道該笑痛多少人的肚子。

文言運動的再起，雖說祇是部分的某種復古意識的表露，可是過去對社會負

責的文人也有相當的過錯。三四十年前提倡白話文的所謂「白話」，「白」是「道白」的「白」，語是活語的「話」，同廣東話的「白話」相彷彿，是土話的意思。五四運動之後，有人把它歪曲作「明白如話」解說，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拿歷史上半死半活的文言都塞了進去，活活和鬼話的界限也就跟着模糊起來。祇要把「馮者乎也」改成「了的嗎呀」，滿篇鬼話也算白話。進一步，所謂五四產兒，××等以及所謂國語專家，××××等，都公然作起古文來，繫鈴人自動的解鈴了，自鄧而下怎麼怪得了呢！

話和文，同是人們社會意識的標誌，社會意識不停地變動，話當然也連帶變動。文跟話發生差異，那文就不能正確地表現當時的社會意識；因此，充滿封建意識的古文固然沒有復活的可能；同樣，明白如話的白話文文言文和語錄體之類，也該掃除乾淨。

我們應當糾正文白鬥爭的過錯，積極地發動死活鬥爭，除了繼續禁阻言文的

死灰復燃，爲大衆利益起見，對於活語寫成的活文時候所有問題，也該有相當的決定和努力：

一 確認語文同源，語和文不可分離，語跟着社會意識的發展向前發展，文也該跟着話隨時變動；同例，最近陳子展先生所說「大衆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的話，就不很妥當，爲尊重大衆利益起見，應當更正成「一切文字都該語文合一」。

二 確認普遍性最大的北平話作現代活話的基準，大衆語文學的主要成分

三 承認「文」可以合理地自動地吸收做新成分，補足話的缺點。

四 爲減輕大衆寫文的困難：（甲）把話寫下來就算文，（乙）提倡簡字，寬容別字。

南京通訊

小獸

——「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

海上的「幽默」官司還未了，首都又有文白之爭，由吳研因的一篇替白話小學教科書辯護的文章，引起好幾篇拿白話做箭梁的洋洋大文，連續在中央日報發表。最惹起我的注目的，却是許廬周先生的「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一文。

第一，這個題目是多麼斬釘截鐵，「自然」之後還來一個「必然」，老更斷獄還沒有那樣咬得實。不過「自然」和「必然」底下都加上一個「性」字，終覺有點碍眼，「性」字當然早已見於經傳，而且為聖人所樂道，不過，這字自從給日本人糟塌了之後，甚麼「急性」「慢性」「男性」「女性」便成爲忒時髦的名詞，尤爲「迷信白話者」所愛用，「自然性」和「必然性」也屬於這一範疇。聽人說維新運動前後，士大夫暗地裏受了梁啓超販運日本名詞的影響，甚麼「趨勢」「影響」等一套話也見於公牘中，連康梁的政敵也有所不免。許先生這個「性」字脚，揆之春秋責備

賢者之義，還是去了好，或改作「固然」與「必至」，更是無一語無出處，與蘇老泉之辨奸論媲美千古了。

第二，許先生把白話文在看讀寫作四方面結下的惡果數說了一頓之後，便說：

「夫自民八至今垂十五年，雖幼稚生亦已作大學生或大學畢業生矣，白話教育之試驗已達一單元，行將周而復始，結果之善否固已大白於天下，倘更不加省察，迷途盲進，同胞皆不教不學之人，中國爲無教無學之國，喪亡之期決不待第二單元」，善哉許先生之言，「天道周星，物極必反」之乎者也，既已倒罨十多年，揆諸盛衰循環之理，呵嗎的！本應壽終正寢，何況其禍延國家呢！

第三，文以載道，古有明訓，文言復興，道亦在其中矣。所以許先生的結論說：「幸哉幸哉，今者幾輩先知先覺，熟察救亡莫先於教育，教育莫急於文言，乃一致奮起，努力爲復興文言運動，應事實之要求，作全國之先導，糾正十五年

之錯誤，保養四萬萬人之元氣，義不反顧，責無旁貸。夫復興云者，恢復吾國所固有，非甚難之事也。學者須知如此，則治學方有其利器，從前失此器，故所治一無所成，今復尋得之，則一切學術，皆不難迎刃而解。教者亦須知爲學先立乎其大者遠者，則其小者近者不能奪也。以輔成學生之美志，政府方面當明白湘粵蘇三省之所爲，係白話教育試驗失敗後自然必然之革新工作，無一毫與政府鼓趨之觀念，實際輔助政府之所不逮，例應明令褒獎，風示國人，不及十年，中國學術，當聞名世界矣」。

其實，許先生意還有未盡，國運本繫於文運，今既有文起一五年之衰的「先知先覺」如許塵周，翁率平，汪懋祖，柳詒徵幾輩，文言復興，不待著龜，國運興隆，指日可期。諸先生的功，儕於治平洪水猛獸之禹了。

不過，這條上舊下新的入股題，也未嘗不可以照論理學上的逆推理再做一番。即是說：國運如已有興隆之兆，文運自必昌明，世道人心如已復於三代之舊，

則誨盜誨淫貓言狗言之白話亦自必消聲匿跡。按諸近事，紫金山之狼羣不噬羸本，雖拜總理在天之靈之賜，然化及豺狼，使大事化小，小化無，實國運否極泰來之兆。跳舞既懸爲厲禁，游泳復嚴男女之大防，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字之外，復益之以我佛之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世道人心之正也必矣。未有國運興而世道人心不正者也，世道人心正而文言不復興者未之有也。丁此連轉鴻鈞之會，許翁諸先生以復興文言自任。許翁諸先生其舉之時者乎！

最後，還要聲明一句，我對於白話本是一個執迷不悟者，本文固有許多地方是爲聖人立言，信筆搖來，也不免之乎者也一番，欠妥之處，還求文言復興的「先知先覺」指教指教。

文言——白話——大眾語

陳子展

現在已經有人喊出「文言復興」的口號，同時也有人倡言「反對文言復興」，好

像久已停止了的文言白話的論戰又要重演一番。

其實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分過勝負了，並不是林琴南章行嚴諸先生的文言文做得不好，他們趕不上古人；只因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某種程度變革的路上，基礎一動，舊文化全般動搖，文學革命只是其中的一種。這種大勢所趨，自然還有許多回環曲折，可是站在沒落下去的某方面無論個人或他所屬的某一階層，雖然還能夠來幾次掙扎，最後的勝利却不會歸到他們的，儘管也得佩服他們的勇敢。

總而言之，文言白話的論戰早已過去了，目前我們雖然聽到『文言復興』的口號，並不覺得怎樣的嚴重。至於個人爲了某種必要，做幾篇文言文，只要對於社會上不生惡影響，不致毒害大眾，暫時似乎不妨容忍。

文言白話之爭既已表過不提，現在我以爲要提出的是比白話更進一步，提倡大眾語文學。這理由並不怎樣高深繁重，就極淺薄極簡單的說，十多年來的白話文雖然比較文言的東西是要和大眾接近些兒，可是事實上告訴我們，這個顯然還

不夠。目前的白話文學只是智識分子一個階層的東西，還不是普遍的大眾所需要。再添上一句簡單的話說，只因這種白話還不是大眾的語言。

從前爲了要補救文言的許多缺陷，不能不提倡白話，現在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不能不提倡大眾語。

這里所謂大眾語，包括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標準的大眾語，似乎還得靠將來大眾語文學家的作品來規定，最要緊的還得先看一看目前大眾所受的教育程度是怎麼樣，並須想到將來大眾該受怎樣程度的教育。

這里所謂大眾，固然不妨廣泛的說是國民的全體，可是主要的分子還是佔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以及手工業者，新式產業工人，小商人，店員，小販等等。就目前大眾的教育程度而論，可惜還沒有精密的調查統計可做根據，只能大概的這麼說，有的受過號稱新式的小學教育，有的只受過舊式的私塾教育，有的只受過年把幾個月的補習教育，識字教育。此外，受過新式中等以上學校教育

的極少，不識字的倒最多。這樣說來，目前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時明白的語言文字是怎麼樣的一種程度就不難想像到了。

自就，我所說的大眾語文學，一方面要適合大眾用的語言文字，一方面還得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倘若語言文字上有歐化的必要不妨歐化，可是不要只爲了個人擺出留學生或懂得洋文的架子。有採用文言字彙的必要不妨採用，可是不要單爲了個人擺出國學家或懂得古文的架子。

據我個人的愚見，大眾語文學在詩歌小說戲曲三類，說聽看三樣都須顧到，尤其要注重聽，叫人聽得懂。因爲詩歌朗讀也好，唱奏也好，聽得懂就是深入大眾的一個必要的條件。爲什麼白居易的詩在當時社會特別流行？爲什麼黎錦暉先生的歌曲如今特別流行？除了其他的條件以外，聽得懂，也怕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戲曲上演，動作姿勢雖能幫助大眾了解劇情，重要的還在說白曲詞能夠叫大眾聽得懂。還有如今的小說雖然不必由說書的人說給大眾去聽，但是念起來能夠

和說話差不多，也是深入大眾層的一個條件罷。

我因為看到了徐懋庸曹聚仁兩先生關於文言文的論文，我就跳過白話，更進一步，在文學上主張大眾語，姑且這樣粗略的提出了，聽取大家的高明的意見。

文言，白話，大眾語

白兮

我們第一得注意，在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而把文言文跟白話文一概在拋棄之列的緣故，因為胡適時代的白話文運動，沒有積極的把文言文完全拋棄，反之，却跟文言文勾搭上了，而實行了妥協，因此在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話文完全拋棄。

53

我們第二得注意，在反對文言文復興的當中，我們的所以要拋棄白話文的緣故，因為第一，白話文既與文言文相妥協，當然這白話文裏邊所含的質素，已不是純粹的白話文的質素了，他是已變成了個文不文白不白的「雜種」了，第二，

白話文既是跟文言文相妥協，而停留在不變的途徑中，同時，大眾的生活，却因着時代的推動而向前猛進了，當然，雜種的白話文，不配大眾的現在生活，這是必然的要把白話文陳列到歷史博物館裏去了。

我們第三得注意，我們的提倡大眾語，必定要儘量的「用各地的方言來連綴成文，「因為」方言」跟現代中國普通話，」（見六月二十六日的申報自由談猛克先生所引的朱陽先生的話，（按現代中國普通話就是大眾語）雖然互相對立，但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也可以互相浸透，「要使現代中國普通話」整個的提高，非先提高各種「方言」不可，各種「方言」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可以互相浸透而成爲「現代中國普通話」。我們使「方言」發達，但是那種發達，同時是使「方言」死滅，是準備融合「方言」爲「現代中國普通話」的條件，從這裏我想可以使垢佛先生跟猛克先生稍稍釋疑一點了吧。

第四我們得注意，我們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而所以要拋棄（我認爲拋棄比

較打倒妥當)，文言文跟白話文，而把那「文言文」跟「白話文」如垢佛先生所說的「渾爲一談」者，因爲白話文既跟文言文相妥協了，當然既拋棄白話文，必然同時也是要拋棄文言文的，所以這倒並不使讀者「眼花撩亂口難言」我們曉得五四的革命，並不會整個的把封建餘孽完全剷除呀！……

以上四點，是請了垢佛先生在昨天本刊上談言中發表的「文言和白話論」宣言而寫下了的，廿四分希望大家來討論，使這問題能展開上去，而能得到一個完美的結論。

關於大眾語文

胡愈之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幾千年來一向佔着支配地位的某一個社會層，眼見得是在很快地沒落了。跟着這社會層的沒落，凡是代表這社會層的一切文化——哲學，道德，教育，法律，戀愛觀，文學，藝術——也都在沒落的過程中。代表這社會層

的意識的語文，自然也沒有例外。

要是五四運動，在別的方面，沒有多大的貢獻，至少在語言革命上，却已把支配階層的營壘，打了一個落花流水。五四文學革命的領袖們，雖然並沒有認識清楚社會的使命，但一方面宣佈「文言文」的死刑，不意識地繳了支配階層的文字的械，另一方面因「白話文」的大量的實際的應用，使文學不再成爲大眾的禁地。因此，對於支配階層的語文的沒落，和大眾語文的產生，五四運動，確實起了不少的推動作用。

但是這沒落的社會層，決不是毫無抵抗，就甘心沒落的。代表這社會層的語文，和代表這社會層的一切文化一樣，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機，必然地要死灰復燃的。而且五四的文學革命，本來就沒有幹個澈底，只是把「文言」和「白話」對立起來，對於文字接近口語這一點，盡了一點力量，却把中國文字主要的病根——古代的封建的意識——輕輕放過，同時對於新的大眾語言的建設，要缺少努力。因

此就給這判決死刑的中國舊語文，暗下裏留下了一條活路。

果然，到了目前，跟着政治的社會的復古傾向，中國舊語文的鬼怪，又重行出現了。這些鬼怪却裝着四種不同的形式來露臉：第一種保持着本來面目，就是近來所謂「文言復興」運動。第二種是穿着「白話文」的外衣，借尸還魂。（例如禮拜六派的文章，張恨水的小說，都用「白話文」的形式，表現沒落社會層的意識。）第三種是混入「白話文」的中間，如許多流行的作品，在形式和意識上，不免有時露出沒落語文的狐狸尾巴。（樂嗣炳先生是最忠實於「白話」的，但是不幸得很，前天自由談所登樂先生一篇不滿一千字的文章，却有「繫鈴人自動的解鈴了，自鄧以下……」兩個古典。這不過是一例。樂先生如此，「自鄧以下」自然更不必說了。可見死文字是到處在作怪的。）第四種是戴上了「風格」「性靈」「語錄體」這些面具來出現的。這種鬼怪雖然最乖巧，但是主要作用，是傾向語文的復古，却是十分明顯的。

這四種鬼怪，連合起來，表面的力量是可怕的。但在實際上，這些都只是沒落的語文的前後掙扎。無論怎樣掙扎，都不能挽回沒落的運命，爲的是使用這語文工具的社會層在沒落着，這社會層的意識也在天天沒落着。因此，在教育上儘管提倡「文言」，但「文言」所包含的意識消滅了，「文言」就愈高愈不通。至於禮拜六派的借尸還魂，到底沒有多少影響。提倡性靈文學或語錄體的，終究也會露出原形來的。

健康的人是不怕鬼怪的。沒落階層的沒落語文，是不會有多大前途的。橫在我們前面的主要問題，却不是反對「文言文」，反對「語錄體」之類，而是積極地改善建設大衆的語文工具，建設供大衆應用，代表大衆意識的語文。

因此對於陳子展陳望道先生提出的大衆語文學，我是感到有重要意義的。不過在這裏我有一些意見，和兩位陳先生不完全一致。我以爲：

(一)「大衆語」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大衆語文」和五四時代所

樣一個表所列：

在中國文學史上，筆頭用語本來很複雜，簡單分起來，大約可以分成下面這

（貴族語（文言）

謂「白話文」不同的地方，就是「白話文」不一定是代表大眾意識的。而大眾語文却決不容許沒落的社會意識，混進了城門。

（二）「大眾語文」一定是接近口語的。但是絕對的「文話合一」當在話的組織有相當進步的時候。

（三）中國語言最後成爲大家用的最理想的工具，必須廢棄象形字，而成爲拼音字。因此在目前詞的連寫，筆箱字，國語音標，都值得提倡，因爲這是促進中國語文拼音化大眾化的一種步驟。

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

陳望道

筆頭語

〔市民語（白話）〕

〔教士語（語錄體）〕

〔大衆語（在宋代如「評話」上的用語）〕

五四前後「文學革命」時代關於筆頭語的論戰，便是市民語和貴族語的論戰。當時對文言爭市民權的筆頭語，是包括着教士語和大衆語兩種語。而且往往把兩種語平等的看待，留一個退入語錄語的可能。這是當時的短處。但當時所以把教士語和大衆語同等看待，不過是當時急於和文言對立的情勢逼他顯出了那樣看相，骨子裏到底並不是把語錄體做範本的。這比起以前的一切等等始終不脫把語錄體做中心的理論或者實際來，又不能不說是當時的長處。現在陳子展先生，提出大衆語來，可說是吸收了當時的長處，又拋棄了當時的短處。我想大家不會不贊成的。

不過關於大衆語的性質方面，恐怕還有商量研究的餘地。子展先生只提出說

，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夠的，寫也一定要顧到。寫的簡便化，這幾年來已經有好多人研究，也是一種進步的現象，將來研究文學的人似乎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將來大衆語的語彙裏頭一定不免有外路語輸入，但必須用本國文字寫它的音，讓大衆說得出。照過去的經驗看來，輸入些外路語或起用些古典語，在大衆也並不覺得十分不便，只要確實是當時大衆所必需的。如摩登，摩托，冰淇淋，手續，引渡之類。這類語彙實際時在變換，變換起來實際也沒有變換語法那樣的煩難。不過總要不違背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條件，才能說是大衆語。

大衆語的修練，只能靠平時，不能靠臨時。一切的規律一切的強制，在臨時纏住心頭，都會妨害了筆頭的自由抒寫。在寫成的文字上顯出了不自然的痕跡。在小說詩歌戲曲之類描寫具體形象的文字上更其如此。所以這裡，便要發生了要建設大衆語文文學，必須實際接近大衆，向大衆去學語言的問題。單單躲在書房

裏頭不同大衆接近，或同大衆接近不去注意他們語言，都難以成就大衆語文學作家。

大衆語的言確實是值得學習的。尤其是文法。它有好些地方都已經變得比文言更整齊，更巧妙，更自然。比如桐城派的人極賣力地說過的，所謂實字虛用虛字實用，在文言中如「爾欲吳王我乎」「春風風人」，都不過用字來硬用，文法上並沒有一定的方法可以幫湊，所以讀起來也覺得很不自然，說起來更不必說，在大衆的口頭語上，却有一定說法。要把虛字實用，便可以加「頭」之類實字的接尾。如「想」字要實用，就可說「想頭」之類。要把實字虛用，也同樣地有方法。可以添加「了」「着」「起」「下」「去」「來」等等字。如「車」「袋」等字要虛用，便可以說「車了」「袋了去」之類。這等語言的進步性質，固然極應該學。不過文學並非單有語言就行的。一切的文學都需要會得看現實，看現實又需要有一定的態度。態度的修養，實際又比文言的修養更重要。有些語言上的問題，也需要從態度上去選擇

去決定。

要建設大眾語文學問題很多，需要大家，來細心地討論。

怎樣建設大眾文學

申報讀者問答

——答王道李小明兩君並就教於陳望道陳子展兩先生——

因爲日來本報自由談上接連發表了幾篇陳望道陳子展諸先生的關於「建設大眾語文學」的論文，於是引起許多讀者向我們提出疑問。他們問：大眾語與白話的分別究在那裏？這樣的把問題提出，是不是重翻「五四」的舊賬？大眾語文學究竟應該怎樣來建設？關於這些問題，陳先生等雖有論及，但有的不詳，有的僅僅觸到問題的邊際，爰縷述我們的意見，作爲關心這問題的讀者們的參考。

我們必須首先承認陳先生等提出的大眾語問題，在文學運動的現階段，是非常正確和切要的。文學的「大眾化」，在目前，已成爲文學創作者和讀者大眾們一

致的要求。要表現大衆生活，只有用大衆自己的語言方得達到成功，也可以說，在大衆的實生活中，已孕育着大衆語言的成長，只待我們採用。這不僅不是重複「五四」的舊賬，而是把語言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加強了自身的任務。「白話」，誠如陳子展先生所說：「只是知識份子一個階層的東提，它一方面是把官僚士大夫的教士語做範本（借望道先生語）。另一方面却無條件的引用外來的買辦語，（我們以爲「五四」時代所成就的白話，是官僚買辦語，是非常恰當的），而完全與大衆的生活，語言相隔離。我們常常在現在出版物中看到許多比古文更難懂的文句，便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一等到社會進到一定階段時，它便反而成了語言運動的障礙，意識地阻止了大衆語言的發展，而顯現出一種非驢非馬的窮相。所以，目前的大衆語運動，是反古文的，同時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

因爲這樣，我們對於這問題，決不應該採取消極的態度，應該積極地從兩重任務的奮鬥中獲取它的勝利。陳子展先生「聽到古文復興的口號並不感到重要」

股。

的「容忍」態度，我們認爲不很好。「古文復興」決不是幾個遺老企圖死灰復燃，而是與尊孔，提倡讀經配合而來的。「大勢所趨」，雖然「最後的勝利不會歸到他們」，但僅是那些「回環曲折」；也足以使歷史的發展遲延若干年，何況「我們不置死敵人，敵人終於要置死我們」，這種教訓，歷史上隨處可以找出例證。我們必然地要具有戰鬥的精神來處理這問題，我們要精確地對於「古文復興」來一次新的估量，然後終予致命的打擊。其次陳子展先生僅僅認大衆語比白話進一步，「提倡大衆語」，是「爲了要糾正白話文學許多缺點」，這樣的認識，同樣是不夠的。他沒有看出白話是大衆語作戰的對象，大衆語之與白話之與古文同樣是對立的東西。我們如忽視了這一任務，我們便要走上「五四」的覆轍，便不能完成這一大衆語運動的任務。我們要反對古文，我們更要反對似是而非的洋八股。

那末，大衆語是什麼呢？大衆語是大衆表達自己生活，從大衆自己生活中成

長起來的語言，大衆語文學就是陳望道先生所說：「大衆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的文學；大衆語是有普遍性的，是時時發展着的，它與各地土語不同。（以前有人主張用土語寫文學作品，這是錯誤的，雖然我們不妨採用土語）土語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大衆語乃該是完全反封建買辦的語言，雖然在現在，還顯現不出它的全面，但隨着大衆生活的進展，各地方大衆間的生活語言的隔膜，逐漸打破，而適合大衆生活的新的字彙，日益增加，大衆語終於要達到完成這從文言與文字發展的本身，固可以尋出它發展的途徑，（這一點望道先生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即從社會學的見地來考察，也不難發現它的根源。

我們既認定大衆語不是什麼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隨着大衆生活的進展而進展的東西，在建設大衆語的現階段，我們便不容忽視，不僅是要接近大衆，要從大衆中學得習用的語言，我們更要體驗大衆的生活，了解大衆生活實際情形，僅得大衆生活是在怎樣的發展。大衆能夠聽得懂看得明白「摩登」，「摩托」，「冰淇淋」

這些字彙，是因為大眾生活已進行到和這些字彙接觸的時候，二十年前對鄉下人談筆命，他們最多只知道是等於「長毛造反」，但現在却連三歲小孩子也差不多了。解這字的意義了。離開大眾生活，則你無由去「輸入大眾所懂的外路語」，或起用古語。這一點是陳望道先生所已觸到而未深入地說明的。

總之，大眾語問題的提出，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如果我們不把大眾生活作為充實這一問題的內容，即是不使這運動與大眾生活的進展相配合，這運動便依然要陷於空洞無物，既不能克服敵人，便不能得到解決。

本文因篇幅限制，對於這問題只能概括地論及，有未觸到處，只有待到下次有機會時再西出來討論。

再談建設大眾語文學

申報讀書問答

——答王省三君——

自我們發表一篇「怎樣建設大眾語文學」以後，有許多讀者向我們提出意見，比如，大眾語爲什麼是反古文，同時又是反白話的呢？大眾語的標準語是什麼呢？我們認爲，這些問題，實有從新提出來談談之必要。

我們會說，「目前的大眾語運動，是反古文的，同時，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因爲，「大眾語之與白話，之與古文同樣是對立的東西」。這意見，在原則上，雖然沒有什麼錯誤，但說來未免有點含糊，沒有精密地劃出其間差別，正確地指出白話與大眾語的對立的統一，以致引起讀者們的誤解，而以爲反對白話等于反對古文。

我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

語言文字的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樣，是有其一定的程序的。我們如果要明白大眾語與白話如何對立，及如何統一，只有從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去理解。我們說，大眾語，是反白話的，這是因爲白話運動並沒有完成它自身的任務，達到「

「言文」一致的成功，反之，它已走上投降「文言」的危機，成爲語言文字發達的障礙，試看，現在流行的白話文——不是藍青官話，便是變相的八股，（所謂語錄體）與大眾有非常的距離那些冷嘲熱罵青年作家把「丟媽」「媽媽的」寫進文學作品內的作家們，與汪懋祖之提倡古文，在反大眾語這一點上，是並無不同之處的。

但是，這樣說，決不是認爲：反白話等於反古文，反白話也和反古文一樣，有否認全部白話的意思。不是的，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進一步保證獲取「言文一致」的勝利。在「五四」時代，大眾語運動是包含在白話文運動之中的。我們反對白話，並不容否認白話在整個語文運動中所成就的那一部份；它宣佈了「文言」的死刑，指出了今後「語文一致」的必然性。所以，在建設大眾語的現階段，我們反對白話之離開大眾，我們却不能不批判地接受白話中那接近大眾語的一切。白話畢竟與古文不同，白話畢竟無與大眾語距離較近的東西。

那末，白話中有那些是我們應該接受的呢？大衆語的標準語是什麼呢？這問題，是不能機械地回答的。

語言，不是靜態的，而是隨着社會生活的進展，時刻變動着的。五四時代白話文的產生，同時也就是大衆語文的出發點。在這一歷程上，在白話與大衆語對立的發展中，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貴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如果我們否認白話文中大衆語的存在及發展，我們便無異否認整個語言運動，甚至文化運動的意義。不說別的，我們試拿五四前後的白話文，與現在一般白話文相比，拿遺少們的白話文來和大衆文學作家作品來比，就可知道何者更接近於大衆。這裏所謂接近大衆，不僅指語言，且指內容，這裏的大衆不指保守的大衆，而是前進的大衆。這種語言文字的發展，是漸進的而不是突進的，（五四白話文運動可說是突進的）所以我們並不容易看出它的發展的形式，指出幾篇真能作爲大衆語文學的標準的品。

以此來回答什麼是大衆語的標準語的問題，是可以得出同樣正確的結論的。有些人認大衆語的標準語應該是流行的普通話，又有些人認爲應該是輪船火車上流行的江湖語。他們均視語言爲靜止的東西，視語言發展與大衆實生活的各面無關。他們只看到了這些構成大衆語的要素，誤將某一要素作爲全體。我們現在建設大衆語文學，我們固可預設一種標準語，但這種標準語，並不能認爲即是未來的大衆語，只能當作這運動的依據。大衆語是在大衆實生活中長成的。夏丐尊先生謂農婦也喊「革命」不是大衆語，但在北伐時的江西兩湖及廣東一部份的農婦，却真能談革命，却又不能不說是大衆語了。在目前，語言與文字，其自身還留有很大的差異，看得懂的不見得聽得懂，聽得懂的，不見得看得懂。我們採用某種語言作爲這運動的標準語是可以的，這須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努力。然而，顯然的這並不是主要點，現階段建設大衆語文的主要任務，我們以爲，是：

- (一) 改進形義字使逐漸變爲拼音字，打破語文間的根本差異；

(二) 提高大衆生活，——文化，增進大衆語辭彙，使大衆語言，與一般文化發展趨於一致的步調。

關於這兩點的詳細解釋，容後再及。

先使白話文成話

夏丏尊

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因為提倡者都是些本來慣寫文言文的人們，他們都有知識階級，所寫的文字，又都是有關於思想學術的，和大衆根本就未曾有過關係。名叫白話文，其實只是把原來的「之乎者也」換了「的了嗎呢」，硬裝入藍青官話的腔調的東西罷了，凡事先入爲主，白話文創造不久，就造成了那麼的一個腔殼，到今日還停滯在這腔殼裏。當時提倡白話文的人們有一句標語叫做「明白如話」。真的，只是「如話」而已，還不到「就是話」的程度。換句話說，白話文竟是「不成話」的勞什子。

白話文最大的缺點，就是彝語的貧乏。古文有古文的語彙，方言有方言的語彙，白話文既非古文，又不是方言，只是一種藍青官話。從來古文中所用的辭類，大半被刪去了，各地方言中特有的辭類也完全被淘汰了，結果，所留存的只是彼此通用的若干辭類。於是寫小說時一不小心，農婦也喊「革命」婢女也談「戀愛」了。編成戲曲的說白可以使台下人聽了莫名其妙。

舉一例說，現在白話文裏所用的「父親」「母親」二語，就很可笑。實際上我們大家都叫「爸爸」，叫「爺」，叫「爹」，叫「娘」，叫「媽」或叫「姆媽」。決不叫「父親」「母親」的。可是白話文裏却要用「父親」「母親」的稱呼，甚至於連給六七歲小孩讀的初小教科書裏也用「父親」「母親」字樣。「爺娘妻子走相送」唐人詩中已叫「爺娘」了，我們現在倒叫起「父親」「母親」來，這不是怪事嗎？

要改進白話文，要使白話文與大眾發生交涉，第一步先要使牠成話。

現在的白話文，簡直大不成話了。用詞應儘量採取大眾所使用的活語，在可

能的范围以內儘量吸收方言。凡是大衆使用的活語，不論是方言或是新造語，都自有牠的特別情味，往往不能用別的近似語來代替。例如：「揩油」在上海一帶已成為大衆使用的活語，自有牠的特別的情味，我們如果嫌牠土俗，用「作弊」「舞弊」等語來張冠李戴，就隔膜了。方言只要有人使用，地方性就會減少。如「煞有介事」一語，因使用的人多，已有普遍性了。此後的辭典裏，應一方面刪除古來的死語，一方面多搜列方言。

放棄現成的大衆使用着的活語不用，故意要用近似的語言來翻譯一次，再寫入文中去，這就是從來文言文的毛病。白話文對於這點雖經痛改，可惜還痛沒有改革得澈底，結果所表達的情意還不十分親切有味。我有一個朋友，未曾討老婆，別人給他做媒的時候，他總要問「那女子是否同鄉人？」他不願和外省的女結婚。理由是：如果老婆不是同鄉人，家庭情話彼此都須用藍青官話來對付，越味是很少的。這話很妙。現在的白話文，作者與讀者間，等於一對方言不通的情侶，彼

此用了藍青官話來作唱喏的情話，多隔膜，多離耐啊！

大眾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

傅東華

近來汪懋祖和吳研因兩位先生關於文言白話的爭論，（單說在上海方面）曾經引起兩種反應：（一）是擔憂文言文的復興，因而感覺到對這傾向有提出嚴重抗議的必要；（二）是連帶感覺到五四的「白話」的先天病（雖然這種感覺並不等到現在纔有），及須有另外一種較健全的文學用語起來代替它的必要。這另外一種用語，爲要對五四「白話」表示不同，及爲以後關於它的建設問題便利討論起見，會得一部分人的同意，給它暫時起一個名字，叫做「大眾語」。

直到現在爲止，參加這問題的討論的，似乎對於（一）點都不大重視。稜磨先生生在「文言的前途」一文裏說：「我斷言這抗議是無效的。」確實，在汪懋祖先生所反覆申說的「社會需要」不住地在替文言文打強心針的現在，這抗議能發生多

大效果呢？因為汪先生對於白話文的抗議也原不是「無病呻吟」啊。他看看許多
人學英語，都只為預備走進大英「寫字間」，那末學國文的目的除預備進中國「寫
字間」還有什麼呢？而現在的中國「寫字間」，無論官辦，商辦，或者官商合辦，
都只要文言不要白話，於是汪先生不得不替青年們擔憂了。是的，在目前的中
國，生活迫得人們不得不「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這里「人話」和「鬼話」
都照劉大白先生所解釋的用例。）典型的紅人們，大都拿起白粉條來就能在黑板
上寫「白」的「話」，一旦拋下白粉條，搖起葉聖陶先生說的那把鵝毛扇，就又能拿
起也是毛做的筆，在紅格紙上「等因奉此」了——只有這樣的人們才會發跡。所
以汪先生擔憂文言文的墮落並非無故。但可惜現在的青年們未必——也不容——
人人都打算進「寫字間」去發跡，因而汪先生的美意未必會普遍地被接受，那末稜
磨先生說的「現在對白話文無須擔憂」那一句，又是千古萬確的了。

不過稜磨先生對於他自己提出的「白話文被利用後是不是另有可擔憂處」一

個問題，只簡單地給它一個「不見得有」的答案，似乎還嫌太大意一點。因為話跟話雖然像耳耶先生說的「自然會得分家」，（見六月二十日「動向」發表的「話與話底分家」）但若不經一個會計師或者律師之類替它們分一分清楚，難免要出起毛病來。所以現在把「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問題再提出來討論，原要算是「五四時代剩下來的一篇文章」（也是耳耶先生的話），至於把「白話文」和「大眾語」應該怎樣分家的問題來討論，應該不至於是「倒靈透」的事情吧？

到現在為止，對於「大眾語」這個名詞，還不曾有人提出異議，但也不曾有人加強這個名詞的重要性，至多把它當作「白話文」的同義語罷了，例如龍貢公先生的「再進一步」文中（見六月二十五日「動向」），有一處在「白話文」三字底下用括弧括着「大眾語」和「活語」，像是這三個名詞是沒有分別的。其實龍先生要「再進一步」去討論的問題，就是耳耶先生所說的「話跟話底分家」的問題，所以同「白話文」分了家的另一種用語，似乎有先給它一個名字的必要。

不過一個名字常要被人給與不同的內容，因而譚先生的「再進一步」的需求，又是很自然而且必要的了。到現在為止，給與「大衆語」的辯說已有了下面幾種：

- (一) 「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語言文字。」（陳子展）
- (二) 「只提出說，聽，看三樣來做標準，我想是不設的，寫也一定要顧到，」（陳望道）
- (三) 「爲尊重大衆利益起見，一切文字都該話文合一。」（樂嗣炳）
- (四) 「大衆語不是什麼人創造出來的，而是隨着大衆生活的進展而進展的東西。」（申報讀書問答）

(五) 「應該解釋作代表大衆意識的語言」（胡愈之）

但是因爲「大衆」和「大衆意識」這兩個名詞本身太富有彈性，所以關於實際建設的討論上仍舊要發生困難。例如都市大衆「說得出，聽得懂」的語言，農村大衆

未必一說得出，聽得懂」：又如一部分落後的農村大眾對於「真命天子」出現的希望，能不能不算它「大眾意識」？因此，大眾語是不是可聽憑它自然發生和進展，完全不加一點人工的「創造」和促進？如果我們對於最後這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末現在這許多討論就都沒有意義了。

故從這問題討論的現階段的情形看起來，我們只能夠把握住下面幾個要點：

(一)「大眾」是跟一切特殊的個人或特殊的羣——從皇帝到買辦——對立的名詞，故一切特殊的個人或特殊的羣的特殊用語，無論是口頭的或筆頭的，都不是大眾語。文言文自從專作筆頭用語的時候起，就全部是特殊的羣的特殊用語，故全部文言文都不是大眾語。「白話文」因它只拿「白」不「白」做標準，無法防衛自己不被特殊的羣拿法利用，故「白話文」不必就是大眾語。

(二)「大眾語」一面要向大眾去學習，一面也要大眾來學習，所以它的進展至少得要一點人工的幫助，猶之歷史的進展需要人工幫助一樣。例如「肺病」，最

落後的大衆叫做「野貓迷」（神話的），次落後的大衆叫做「虛病」（玄學的），標準的大衆語彙裏就應該不容有後面這兩個名詞的存在，不管它們是怎樣的「白」，怎樣的「活」。（至於描寫大衆知識落後的小說，當然在例外。）

（三）因上面第二項的理由，目前要「語文合一」是辦不到的（胡愈之先生已經說過），所以「大衆要聽得懂」這個標準，只好暫時讓步一點給龍先生所主張的「精密正確」的標準，（例如北平話「汽車」叫「電車」，「留聲機」叫「話匣子」，大衆語彙裏都應該改正。）換了話說，只好暫時把「大衆」的範圍縮小起來。說得再具體些，可假定拿現在高級小學的教育程度做我們的大衆語的標準。至對於比這程度更低的及文盲大衆，當然還得再遷就些。就如對兒童說話有時不用代名詞，而沒有代名詞的話究竟不能算是標準語。

以後呢，我們希望對於這個問題能夠繼續有人像龍實公先生那樣「再進一步」「又進一步」的討論下去，逐步的把實際問題提出來解決，並且實行。即使我

們的抗議果真無効，至少在文學的領域裏應得先做一番「堅壁清野」的工作。

最後，我們不可忘記，現在參加這個討論的人們，從某一義講時，也未嘗不可算是「詩殊的羣」，那末我們的這種打算是不是合於真正的大衆的需要，那就只有真正的大衆自己纔能判斷。

普通話與「大衆語」

魏猛克

現在的所謂「文言文復活」，其實只是燈油將盡的「回光反照」，本來不足稀奇，更用不着怎麼憂慮。倘若爲青年人前途打算，少使他們上點無謂的當，而羣起以攻之，則雖然所耗費的氣力太可惜，在當前却還是有意義的。關於「大衆文學」的問題，好幾年前早就有人當作一個嚴重的問題來提出過，不過那時所獲得的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理論上的鬥爭簡直可說是完全沒有。直到一九三二年文學月報創刊時，才又由宋陽先生將這問題重行提出，這回却不但有了理論上的鬥

爭的發展，並且最先涉及到「用什麼話寫」的文字本身，這實在是大眾文學急待解決的先決問題。但是，他與止敬先生戰了一個回合之後，又不幸因該誌的停刊而被延擱下來。現在，我們再提出「大眾語」的建設問題來發展討論，倘能因此而成爲一個新的運動，那意義自然更重大了。

看現在的議論，是已經同意語和文不能分開。但「用什麼話寫」，大眾有不一種普遍的語言，我們不可採取一種語言來做「大眾語」呢的這些問題，却似乎還少有具體的意見。但從前宋陽先生是提出過了：他以為只有「現代中國普通話」才是「大眾語」，才是大眾中間的普遍的語言。不過他所指的普通話，主要的是「現代化的工廠」裏面流行的那種話。所以經止敬先生調查的結果，知道還是以當地土白爲基本，仍然不是普遍性的大眾所能懂得的話。其實，「現代中國普通話」是有普遍性的，牠是主要的流行在輪船，火車，碼頭，車站，客棧，飯鋪，遊藝場等處。工廠不過也受到影響，這是客籍的工人帶進去的，但因為他們的生活不是流動

的，久之就要和當地的語言同化。所謂普通話是因爲交通發達，各地人們往來日漸密切，要求交涉上的便利而產生的。所以牠的目的只在要人懂。牠不是容納各種土話，牠是竭力避免各種土話。牠在全國每句話都能夠說得出，寫得出，每個字眼都找得出意義來。牠比北平話簡潔，少「兒」「啦」等語尾詞。自然，「現代中國普通話」還沒有達到完善之境地，有時還夾雜些所謂「南腔北調」（零碎的土語），但牠必然會隨着交通發達而進展，隨着社會意識的轉變而轉變。中國處在現在世界狂潮之下，語言的統一當然不是久遠的事，那時統一的語言爲「現代中國普通話」轉變而成，大約也未必會錯。所以我想，採取有普遍性的「現代中國普通話」作爲建設「大衆語」文學的基準，是可以的。作家在作品中盡量採納普通話，也未必不是文學接近大衆的初步。完全用普通話寫文章，將來也許要變成最明朗簡潔的文章。

我對於採用土話的主張很懷疑，土話是原始的，沒有進步性的語言。土話寫

出來只讀得出聲音，找不出意義（音義雙全的「土話」，便是人人可懂，人人能說，不成其爲土話了，卽如「搗蛋」一語，便非山東人也常說。），試拿張天翼君的小說來看，他最喜用的一句罵語是：「奶奶雄」，這「奶奶雄」我們可知是指什麼東西呢？又如「啊哩」，「頂括括」，「乖乖噲」等語，倘非常地人是不能從字面上理解其含義的。一篇文章用許多看不懂的土話，卽使加了註釋，那效果與搬用成語和典故，又有什麼分別麼！

「大衆語」文學的建設是艱難的工作，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論爭，倘談到土話的採用時，則希望不要忽略了牠現在在文學作品上所收到的是怎樣的效果。

雜談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

葉聖陶

昨天稜磨先生「文言的前途」一篇文章裏的話說得非常透切，他說：「在五四時代反對白話文和在今日提倡文言文的人是不相同的：前者決不容認白話，後者

只要人能寫四書五經式的白話文，一定能夠容認。只因為要寫白話的人寫四書五經式的文章決不可能，於是仍只有提倡文言。他們也知道復興文言文並不可能，但他們以為至少可以勉強人讀一點古書。「讀一點古書做甚麼呢？至多像他們一樣，自己陷在沒落的退潮裏，同時給前進的船隻一點輕微的阻力罷了。這是實在的情形，可是他們決不肯相信。他們的生活決定他們的意識，從他們的意識出發，去處理教育上的問題，不能不得到這樣的結論，就是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他們以為這樣做是最合理的，否則就對不起青年。我們不想做甚麼猜測，說他們別有用意，存着不好的心腸。但是，顯然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是常常跟着環境而有改變的，他們沒有理會到人的生活的改變從來沒有像現今這般的迅速和劇烈，他們更沒有理會到生活有了改變，而其他應當跟着一同改變的却停頓着沒有改變，在個人方面是多麼大的不幸。遭到這種不幸的人的實例不必到遠處去找，只要看我們自己就是，雖然他們決不肯相信。

如果他們的願望實現了，這就是說，在教育上，真個把古書的內容和形式一古腦兒裝到青年的頭腦裏去了，結果怎樣呢？那是很容易想到的：大部分的青年不肯放鬆現實生活，對比下來，他們覺得現實生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立刻把被裝進頭腦裏去的丟了出來，像丟掉一個不足顧惜的爛蘋果。少數青年呢，或者因為特殊的關係，能夠寫幾篇像今年年初本市中學會考第一名所作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論」那樣的文章。丟了出來同根本不曾裝進去差不了多少，自不用說。只有寫得出第一名的文章的人給與提倡者一種安慰，然而這種安慰太微弱了。所以提倡者的失望是必然的，失望的因子就包含在他們的意識裏邊。

現今的在校青年說不定真會遇到這樣的一天；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只須看一些執着武器的人都在吶喊着「裝啊！裝啊！」而一班搖着鵝毛扇的謀士也從旁響應着「裝啊！裝啊！」就約略可知道一點消息。青年遇到了這樣的一天，對於古書的道理當然無所領會，古文也一定寫不通。然而這並不是青年的重大的災難，至

多使學校教育成爲空白的一頁罷了。他們離開了學校，或者說，他們丟開了學校的教訓和課業，自會從現實生活當中建立他們的意識，寫通足以表現他們的意識的文章。寫通文章，途徑只在乎讀書，這本來是很可笑的話。寫通了文章，而只像鸚鵡一般說些甚麼，這尤其是沒有意義的事。必須根源於現實生活，文章才真能寫通，寫來才真有意義。青年只要認清這一層，即使硬被人家「裝」這麼一下，也就沒有甚麼關係，好像我們的老祖母在我們耳朵旁邊念「多心經」「大悲咒」和我們沒有甚麼關係一樣。

最近幾位先生在「自由談」提出的「大眾語文學」，該是我們現實生活當中最切用的工具。胡愈之先生更給大眾語文學下了個內容形式都包括在內的規定，說這是表達大眾意識的文學，尤其使人容易辨認。除了執着武器的以及搖着鴉毛扇的，誰不是大眾裏的一個，誰不需要大眾語文學？被除外的少數人不滿意白話文，他們要回到文言，回到讀古書，依他們的道理講是不錯的。但是大眾也不滿意白

話文，他們覺得白話文太空泛；單把「的了嗎呢」換去「之乎者也」毫無意義，文學必須真能表達大衆的意識，才配在社會中間盡交通情意的職分。自然，大衆語文學須由大衆的努力，才得建立起來，教育家，語言學家，文學家等等尤其要特別努力。這些「家」中間有搖着鵝毛扇的，他們當然無望，我們只有切望着不搖鵝毛扇的那一批。今天（廿二日）看見中華日報的「動向」欄登載耳耶先生的「話跟話底分家」，剖析語文的所以差異，是一篇精密通達的文章。像這樣的文章，在「大衆語文學」剛被提出的現在，我們希望各「家」多多寫作。

大衆語文運動與現代中國

宣浩平

在最近有着一個廣大的狂颯運動到文壇論戰着，這種狂颯運動如怒吼似的向前猛進，這已被文化戰士們注意到的——大衆語運動。這種大衆語運動的產生，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有它偉大的時代意義，它有它偉大的時代責任。

人類的進展，是需要多方面的工具，語言是人營生活主要的工具，但此項工具——語言，不能單獨的進展，它是隨時隨地受着思想的支配；而思想的產生，又是經濟生活中的反映，這種思想，在人們用嘴說出的是語言，而用手寫出來的是文字，文字與語言表現的方式雖不同，但同為傳達思想的符號，在功用上是一樣。人們的思想是進展的，是愈趨愈複雜的，因此，傳達思想的語言也時時刻刻在變動的，文字與語言同為傳達思想的符號，可是，文字的內容又以語言的內容為內容的。文字是語言的一種筆錄，文言文是當時語言的記錄，白話文也是要求是語言的一種記錄，大衆語文的運動，也是要求適合現時的思想生活各方面語言的記錄。

時間到了今天，古老的文字形式已經容納不了新的內容，廣大的新的語言意義，已不是為占有着士大夫們筆下所開放出來的花朵。所以大衆語，是時代進展中必然產生的一種要求。汪懋祖和吳研因兩人的爭辯，不過是這次論戰中一個小

引罷了，而這小引的由來，還是目前中國復古運動再起中的一個爭辯而已。

中國在今日的形勢，已走到歷史中空前的危機，帝國主義整個的文化侵略絲毫不放鬆的向脆弱的鄉村裏流佈，一般的生產大眾，對於這含有毒素的文化侵略，當然是不容情的抨擊，大眾語文的興起，可以說是生產大眾抨擊中唯一的武器。

同時，「五四」的文化運動，並沒盡了歷史的任務，中國封建的殘餘，依然燃熾的很利害，最近，得了帝國主義在中國農村裏伸張，它更借屍還魂，與帝國主義骯髒一氣，中國健全的國民大眾，受了兩重的壓迫，他要解除所加於他的鎖枷，只有堅決的努力於大眾語的建立，始可以求出整個民族的出路。

照大眾語文自身的含義，是提倡一種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清楚，寫得明白的語文。深言之，這種運動的企求，就是在做言文合一的運動。的確，現在的「文」與「言」相離太遠了，文言固然幻妙，白話也未能盡意，夏丏尊先生說得好：

「爺娘妻子走相送」唐詩中已叫「爺娘」了，我們現在倒叫起「父親」「母親」來，這不是怪事嗎？」真奇怪，木蘭辭裏不是也有「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的詞句嗎？怎樣在現代小學教科書裏還寫着「父親」「母親」呢？這是自欺欺人，宇宙間一件很虛偽的事體。所以我覺得要免去這種虛偽的成分，只有推進大衆語；大衆語文的定義，就是手底下所寫的文字，是嘴裏所說的語言，心裏所想的意思。這種文字，語言，意思三者聯系的作用，是互相輝映，互相表露，沒有絲毫的隔閡和歪曲，這樣，才算盡了大衆語文的真諦。

不過，做到這一步，談何容易。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完全是個閉關自守的國家，它的經濟狀態完全是停滯在自給經濟時代，政治是在滿人統治下的君主政體，大有這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神情，雖然有商業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很淺弱的；而交通工具，因為沒有廣大的需要，當然還是用帆船，獨輪車來代替。這樣的環境，又怎能產生出完善的大衆語呢？自從鴉片戰爭以後，

到現在已有八十餘年，但這八十餘年由歷史進展中看去，還是一個很短的路程，並且在這很短的路程中，國內又受帝國主義直接間接的壓迫和侵凌，不斷的製造內戰，以致社會上優秀份子及生產大眾們，無不要求政治的革新，經濟的舒展，以至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把滿人統治推倒，一九一五年的國民革命，把軍閥統治推倒。這是顯著的史實。既是如此，又有什麼環境作大眾語的建設呢？所以大眾語成立諸條件，現在尚有賴於各方面的演進，如交通工具的發展，各地方方言土語的蛻變，以及廣大的集體生活的形成，國際語言輸入的取捨。中國的世紀的歷史，比較是直線的，當中又經過科舉制度的玩弄，所以由文字而組織成功的文章，老早已變成畸形狀態了。如清代的桐城派的文章，不特與一般生產大眾截然分開，且與文字原來的功用，亦傷失殆盡。所以，大眾語的建設是不容再緩了，大眾語爲我文化解放的鵲的，是不容再移的了。

由於上述的各方面的原因，以致形成中國目前兩大危機——文化水準的低落

及文盲人數的衆多。

(一) 中國目前各方面都感貧困，而文化水準的低落，是基本的貧困。物質的貧困，落下水去是會沉而復浮的，文化的貧困，就會遭滅頂之禍。

(二) 中國文盲的衆多，說來真可怕人，現在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但從識字的機會方面看去，是不難立刻了然的。中國有大部份人可以說連識字的機會都沒有，教育提倡到現在，真正大眾的讀物又有幾本呢？真痛心。

這兩大危機，要想日漸減少，只有依靠這新興的武器，——大眾語的推進。大眾語推進一日，這危機減少一分。

從國際方面說來，那一個國家沒有一種代表語呢？而真正國家基礎的鞏固和生存，又必賴語文統一性的擴大。我們今日一聽到吳語粵語之分別，真是極盡「南腔北調」之能了。所以一個鄉村裏的人，一走到都市，不知道那一種是標準語，何去何從，罔知所擇。

所以，在現代中國，無論從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各方面說來，「大眾語」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它是現代中國唯一的食糧，它是現代中國唯一的良劑，尤其在文化的使命上，它更具有不可測的偉力。

廿三年，七月七日。

關於大眾語的建設

樊仲雲

白話文運動十五年，又聽到文言抬頭的呼聲，不是一件怪事嗎？可是不，在這馬褂復興的今日，這正是意想中事。

白話文運動是戰後受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要求革新並建立現代中國的表现。可是這種要求，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下，馬上給摧毀了。於是在一方面，白話文運動立即成爲整理國故運動，在他方面，則不過把封建的才子佳人的小說，改變成爲摩登男女的戀愛描寫。白話文運動在把「之乎者

也「改成」的那嗎呢」之後，就從此終止了。

因此之故，這所謂白話文者，其實與文言沒有什麼不同。這沒有與一般大眾打成一片，且不消說，還有他的根本的意識，也與文言相同，爲封建的，享樂的，消費的，剝削的。所以這種白話文之應加改造，是不必多說的。但欲不蹈過去的覆轍，問題來了。(一)是意識問題，屬於思想的表現，(二)是智識問題，屬於內容的充實。我覺得用語問題，還是第三，但這三者必須同時並進，事乃可成。

一方面是要使白話文成爲一般大衆生動的語言，一方面則現在大衆的思想，不脫陰騷文感應篇的支配，而智識方面，其水準之低，我們也不必諱言，在這一點上，他們簡直是一張白紙。所以必須輸入新智識，以豐富其語彙，介紹新思想，以改正其意識。待至智識充實，思想正確，白話文與大衆語，我的意思以爲自然會彼此接近的。

講到智識的傳布與思想的矯正，那末教科用書以外，要數報章與雜誌。但今

日教科用書，像過去的白話文樣，很多只是文言的翻譯，而現今的報紙，尤滿紙是封建意識的表現。譬如記男女問題，不曰「陳倉暗渡，已非一日」，即曰「珠胎暗結，大腹便便」記其他新聞，也多關於個人，如某某於某時由京專車啓行，送者某某等，幾時到某處，迎者某某等之類，如某社開會於某處，到者某某等。很少指出這事件的社會的意義。總括一句：新聞記載的公式化，就是由於中文言的毒太深了。

因此白話文運動雖已十五年，而一般大眾還是沒有可資閱讀的書物。但他們既然已認識文字，就要讀書，不得已，只好到水滸傳紅樓夢等舊小說中去求滿足，或者看些啼笑姻緣武俠小說之類，或者新一點，請新廬拜六的戀愛小說。由這種低級趣味，於是小報盛行，黃色新聞主義支配了整個的新聞界。

說起來這個現象的造成，還是由於白話文運動之半途中止。所以今後從事文藝化運動，我們應當知道必須先使一般大眾有可讀的東西，只有這樣，纔能斷絕文

言的殘餘勢力，消滅一切爲消費，享樂的封建意識所凝結成功的低級趣味。

建設大眾語文學，我們要求先合於大眾需要的讀物。

我也談談文言與白話的論爭問題

姜琦

自從汪懋祖與吳研因兩先生開始文言與白話的論爭以來，使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又惹起一般人的注意：尤其是上海文學界同人如陳望道，陳子展，曹聚仁，樂嗣炳，胡愈之諸先生在本刊都有言論發表：聽說還有許多位正在那裏預備稿子。但是他們所發表過的言論，大都是站在整個社會的立場，討論怎樣地把語言這個工具普遍化與通俗化，使一般人不論上智，中材，與下愚都能懂得並且都能交換意見，所以他們中有另創「大眾語」之建議。我因爲受了他們的囑託，要我參加些意見：現在我姑且縮小範圍，單站在教育的立場，把小學校，尤其把小學校第一年級國語教科書應否用文言或白話這一個問題提出來討論一下吧。

固然，在汪先生的方面，他並沒有主張在小學校第一年級必須採用文言而不應該採用白話，他不過主張學校教育應該隨他的年級之增高，由白話而兼用白話與文言，到了大學時代可以完全採用文言而已。這樣，那麼，在小學校第一年級，無論汪先生，吳先生乃至上海文學界諸先生，都是一致地主張採用白話，所以用不着什麼論爭。現在所成問題的，祇在於小學校第一年級國語教科書應該怎樣編輯，具體地說，牠應該採用那類的白話體才是對的呢？因為胡愈之先生指出白話體有好幾種：如五四運動以後的白話，語錄體，禮拜六派及張恨水一派的語體乃至陳子展先生所提出的『大衆語』等等，所以今後的小學校第一年級國語教科書的內容所採用的白話體就發生問題了。但是現在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不願也未便發表什麼意見，所要說的，祇得姑且借用日本小學國語讀本第一冊，把牠檢討檢討，看看日本的方面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怎樣，然後把我所檢討的結果寫出來，以供我國教育界同人之參考而已。

從來的日本小學國語讀本是假名與讀字兼用的，不消說小學高年級的國語讀本是這樣的，就是小學校第一年級的國語讀本，除掉最初第一，二頁全用假名外，其餘各頁至少總有一個或二，三個的漢字，頁數越增，那麼，漢字越多。至於現在呢，請拿昭和七年十二月文部省印刷發行的尋常科用小學國語讀本第一冊來一讀，就不難發見日本教科書大大改革了。具體地說，日本小學國語讀本第一冊雖仍兼用假名與漢字，但是漢字字數寥寥無幾了。牠自第一頁到第二十五頁止沒有一個漢字，完全是假名；直到第二十六頁才有「一」，「二」，「三」，「四」等漢字的插入；自第二十七頁到第三十頁又完全是假名；到了第四十頁才有「山」，「川」，「小」，「木」，「五」等漢字的插入；以後在第四十二頁祇有「大」一個漢字，第四十四頁有「六」，「七」，「八」，「九」，「十」等漢字；第四十五頁重新把自「一」字起到「十」字止幾個數字複提一下，在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兩頁所有的漢字也不過把前幾頁所提示過的漢字如「木」，「山」兩個漢字重提一下而已。以後在第四十

八頁提出「日」字，第五十頁提出「目」字，第五十七頁提出「中」字，第六十頁提出「犬」字，第六十七頁提出「上」字，第七十二頁提出「人」字，除此以外，再沒有提示別的漢字了。總計這冊國語讀本的頁數共有七十八頁，其中所佔的漢字數，不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山，川，小，木，大，日，目，中，犬，上，人，」等二十一個字而已；況且這二十一個漢字祇是日常所通用的數的概念及極淺近的觀念。由此，可見日本教育是表現着極力減少漢字字數而趨重多用假名之傾向，將來牠完全不用漢字而專用假名，也未可知。我敢斷言的，日本的這種傾向，決非出於所謂「保存國粹」的教育政策，而是根據於新教育學的主張。

假使日本的這種主張是對的話，那麼，我們中國今後的小學校國語教科書問題，不是文言與白話的論爭問題，而是「注音字母」與「注音符號」的取捨問題。這個問題，又是非常浩大，我也未便過問，姑留待教育行政當局自己去解決吧。

歷史固會重現的嗎？

家爲

——「文言」與「白話」的論戰的再演——

「五四」到今日，時間是離開了這麼久，而「文言」與「白話」的論戰，那時本早就定下了「勝負」。但是時到今日，竟然又有人在提倡「文言文」，而喊出了「文言復興」的口號來了。這樣，可就有人說是，這個「舊賬」又將重翻了。

不錯，論戰是固然要再演的，可是，這是不是歷史的重現呢？

不，不，歷史決不會是重現的；然而，由於人類的「蠢惡」，偏要去重現着歷史！

誰都得認識，「五四」時的決戰，是在於資本主義的直侵到中國，固有的封建制度的本身，因此發生了動搖。同時，由於那時社會的客觀的條件的需要，必得

推翻死話的「文言文」，而來創出了「語錄體。」但那時，祇由一般純粹的資本主義之下的智識份子與資產階級來與封建制度之下的土的階級，封建遺老們作戰。本來，不論那時的「勝負」怎樣決定，可是，由於客觀的歷史條件所決，在封建制度的日趨崩潰時，牠自身的社會意識的標誌的「文言文」，是必然也得隨着沒落下去的。

可是，在於人類的「蠢愚」，到今日竟有人想來重現歷史了！

確然，今日的封建殘餘是尙有力地深潛在現社會的各階層，因此而「文言復興」的浪聲，當然不免有隨着展開之勢。

本來，時代是不斷的在向前進，而社會意識也就得不息地在變動，演進。可是，若被人類的強力有意加以阻撓與壓迫，社會進行的停頓，甚至開起倒車來，都是可能的事。所以，要社會得前進，變善，就必需要來對這種勢力，作強有力的暴露與攻擊。同時，我們就必得先注意：文和語，是每一個社會意識的標誌，

牠們隨着社會意識的改進而改進。所以，在於我們現階段的社會意識的需要，吾們是絕端要不得，也來重現那「五四」時代的歷史，以一般智識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洋八股」底「白話文」，來與現階段「古文復興」的死的「文言文」對敵；吾們須要更進一步，隨着社會意識的演進與大眾的需要；我們須得來建設與提倡「大眾語」，向死了的「文言文」作戰，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

歷史決不重現的，然而由人類的「蠢愚」，偏來重現歷史，吾們要社會改進，並得縮短牠的行程，就非向這所有想重現歷史的「倒車」行為進攻，作戰不可。

論天道不反

稜磨

不一定八股文中才有「夫天地乃宇宙之乾坤」樣的濫調，一切的古文都多少

靠浮詞濫調撐場面。如果本以為文章只是一座架子，即原可由得他去撐空場面，不幸每有人用上一句浮詞濫調，竟以為抓住了真理。

十年前有人批駁『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的不通，但作文言的人決不肯改信蟲生而後物腐。現在呢，『天道周星，物極必反』又成了武器了，可是這句浮詞，并不比物腐蟲生通得多少。

對於老先生們，我勸他們最好謹守聖人之訓，認清了一天道遠，不必多談，否則至少得知道現在的天，已不似從前一樣地神祕。

我們現在已不能再相信有一個什麼在主宰的天。如果所謂天道，是從天體運動的『自然性』演繹出來，則我們縱不談這自然性未必與人事發生什麼連帶關係，這自然性也并不是『周而復始』的好比擬。

幸好時間并不會被人誤解。沒有人以為明天的早晨，是今天的早晨的重覆。那末明天早晨東升的太陽，怎能說是今天早晨更升的太陽的重覆。

就使忘去了時間，每天的太陽，也不是都在東方的同一點升起的，這樣每天也就不是一個『周而復始』。放長一點說，經過一回歸年，太陽可以在一年前同日的同點東升了，然而這時太陽在天球上的位置，却又退回了五十秒。地球也許願意永遠一致地在軌道上跑，但太陽自己也要走，於是永遠不能周而復始。

我們希望太陽也有軌道，千億萬年後，有一天走回原來的的位置嗎？確也許有這麼一條軌道，但等太陽在軌道上周而復始，那些別的恆星，比他走得慢的，比他走得快的，向他來的，背他去的，早已改換了位置，再不是原來的環境了。

并且說起千百萬年，又遇到這永不『周而復始』的時間在作祟。在千億萬年的長期內，太陽很可以已經漸漸變老，或竟致逼臨了死滅之境。再加太陽在他的旅程上，也不是很安然的。他要經過布滿碎石的空間，他要闖入別個星團的領域。說不定忽然闖着意外，無端天折。也說不定受外力的壓迫，走上岔道。

我們的世界——地球——並不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東西，然而也足供人旅行一

生，而仍未走逼，所以人類已儘可以不必像蒼蠅樣飛一個圈子仍回原地。世間的所以仍多打一圈仍回原地的人類，那只是因為人類更近於蒼蠅。至於宇宙——天——之大，就是以一個太陽系去和他打比，仍比以一個人去和地球打比不知大了多少。太陽和他的家族，在宇宙中儘多可去之地，無須在小範圍內亂打圈子。

其實，凡是一個在活動着的東西，一定不絕地在變動着而永遠不能變回原樣，這是最簡單最易明瞭的『自然性』。爲什麼真談起自然(天)來轉把他忽略呢。老實，他並沒有真想天道與自然性的關連，只是在寫出自然性這題目後，不覺就想到『物極必反』的浮詞濫調。不但不曾去考慮天道不反，通古來就承認的天道『無極』也忘記了。

中國天文學的教育素不發達，也許，爲了好利用『天道』這空洞的名詞，亂人耳目吧。

做文章

朔爾

沈括的「夢溪筆談」裏，有云：「往歲士人，多尙對偶爲文，穆修張景輩始爲平文，當時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旦於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傳之至今。」

駢文後起，唐虞三代是不駢的，稱「平文」爲「古文」，便是這意思。由此推開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則稱「白語文」爲「古文」，似乎也無所不可，但和林語堂先生的指爲「白話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兩人的大作，不但拙澀，主旨先就不一，穆說的是馬踏死了犬，張說的是犬給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馬，還是在犬呢？較明白穆當的還是沈括的毫不經意的文章：「有奔馬，踐死一犬」。

因為要推倒舊東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澀」，有時簡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經古人「做」得圓熟了的舊東西還要壞。而字數論旨，都有些限制的「花邊文學」之類，尤其容易生這生澀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樹和四枝小樹備一隻凳，在現在，未免太毛糙，總得鏤光牠一下才好。但如全體彫花，中間鏤空，却又坐不來，也不成其為凳子了。高先生說，大眾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我想，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罷。

建設「大眾語文」應有的認識

若生

從「文言」「白話」底爭論所引起的「大眾語」問題，最近幾天來，已經討論得很熱鬧。這問題在現階段被提出，無疑的，是有着非常實踐的意義和迫切的需要。

語言和文字，本來只是人類社會過程中的產物，如果社會底基礎建築一有改變，那麼代表社會意識的語文，就不能不跟着逐漸改變，否則它將成爲社會進化上的障礙了。現在我們的這個社會，舊的一方面，已很快的在沒落下去，新的一方面也逐漸在生長起來，爲了要表現這新的意識，自應有一種新的語文產生，這便是「大衆語」。

但是我們從這幾天討論的各方面看來，對這問題，意見還很不一致。我們以爲「大衆語文」不僅是絕對的反「古文」的——代表「封建意識的古文」同時也相對的反「白話的」——現在流行的那些代表「官僚買辦意識底變相入股或語錄體之類的白話。我們要執行這兩重任務，首先要從語文發展的社會關係和語文的本身上，求得個澈底的了解，認清它們中間的對立和統一性。所以現在許多人以爲「古文復興」是沒有多大意義，或者以爲「大衆語文」只是反對「古文」，並不反對「白話」，都只看到事物一面，而不曾看到它的整體。

現在的所謂「古文復興」，雖然祇是一種沒落階層底臨死掙扎，不會有多大的前途，所可你如果不去澈底清除掉，究竟會障礙整個語文的進步的。這好像一間屋子裏，放着一個患着很危險的傳染病底人，或已經死了的屍體，如果不趕快把它送進醫院裏去或埋葬掉，對於其餘健康的是多麼有害。同樣，目前這種中國舊語文的精靈鬼怪，又重行化裝出現，到處作怪迷人，像樂嗣炳先生這樣健康的人，也會受的迷惑，其餘更不知有多少哩！（參看六月廿三日自由談）所以我們在建設「大眾語文」的現階段，對於這種「五四剩下來」的文章，還是要做的（這後面還要講到），並且要用戰鬥的精神來對付它，非給它的一個最後的致命打擊，使它早日滅亡不可。何況這種「古文復興」運動，事實上還不僅是幾個人底別有用心，是跟着整個社會的復古傾向而來的。

至於從「五四運動」所興起的白話，是那時新興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政治的一種表現，在反封建上果然已盡過很大的任務，但因他們階級本身的缺陷，不能進一

步幹個澈底。他們只在字面上「白」「不白」的兜圈，不敢深入到社會的底層去和大衆相聯繫，所以留了一條給「封建」復興的路。另一方面，更因戰後國際帝國主義的加緊壓迫和其他的關係，反使他們遠離了大衆而回頭去和封建攜手妥洽了。在語文上也祇將「之乎者焉」換了「的那呢嗎」的變相入股。

今天「動向」裏登載王鋼先生一篇文章，以爲「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文」。假使王先生底話是對，那末禮拜六派的文章，張恨水的小說，和戴上了「風格」「性靈」「語錄體」這些面具出現（借用胡愈之先生話）的東西，不是都用白話（大衆語）寫的，我們何必再要建設「大衆語文」？提倡「大衆語文」？豈不有多事？王先生批評別人機械地對立起來，自己却說：「在這個反復古運動」「反文言文」的戰鬥中，決沒有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設大衆語，而且也要「白話文」，這才是機械地把它們對立起來。

「大衆語文」到底是什麼呢？「大衆語文」和「白話」完全不同麼？自然不是的。

「大眾語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或地下生起來的，它是跟大眾底實踐同發展的，這點在前面已經說過。所以「大眾語文」並不完全反對「白話」，它是跟「白話」相對的對立而又統一的。換句話說，「大眾語文」是「白話」的高一級，是發展了「白話」的某一部分，而揚棄別一部分；它是「白話」之否定。

什麼是大眾語？

雅非

自從五四以還，吾國的文學界就因白話文和文言文的鬭爭，而曾掀起過一次巨大的浪潮；迨至今日，白話文已在吾國文壇上樹起了它成功的旗幟。於是它就成了一種普遍性文學，不過，它確立的基礎，似乎還沒十分鞏固，因此不時有動搖之虞！即就拿目前的情形來說吧：文學界裏正在爲了復興文言文，和推行大眾語，而引起了紛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有不能夠斷定誰是誰非。日來翻開每種刊物，裏面總有一二篇關於大眾語問題論爭的東西；這裏，有的贊成

白話文而反對文言文，有的雖然贊成白話文，而並不反對文言文，對於大眾語則不能表示同情，這使吾們這班文盲真是無所適從。

白話文之在今日，在文學上已經有了它相當的功績：這是誰都不能加以否認的。原因當然是因為它，看得懂，說得出，聽得慣，寫得來。不過，它的缺點也有，那就是繁複冗長。文言文的優點是，流利簡刮，莊嚴，圓穩；所以啓事公文等，還是少不了文言。可是，四六駢文，在近年以來，卻不大僅見了。自後，漸漸地有些人愛用語體文，這亦因其其簡而易曉，詳而不繁。迨至目前，歐化文字，亦不脛而走，盛行於現文壇，於是，這些語體文等，倒不大有人去用它了。

什麼是大眾語？怎樣才是大眾語？吾到如今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有人說：大眾語就是鄉下人口中的土白；然而，這句話對不對，吾還不大敢相信。如果果是的話：那吾却要懷疑起來了。因到，吾國各省各地的土語是根本沒有統一性的，往往南方人講的話，會使北方人聽不懂，而同樣的，北方人講出來的話，使

南方人聽了會莫明其妙的。譬如說：揚州人的「休告子」？蘇州人的「哈介」？山東人的「幹嗎」？甯波人的「沙喜」？廣東人的「稟高」？教隔省的人那能懂得，所以，吾的意思，對於這樣難使一般大眾瞭解的「大眾語」，實在是不敢領教！吾的唯一主張，還是希望幾位文學家，和大作家，且先把這流行的現成白話文，拿來改善一下就得，正不必捨本逐末的去追求這種畸形式的新奇發現，那是吾敬向吾國未來的文學界裏所馨香祝禱的。

總之，文壇的變遷，也是受着時代的影響而被推動的；西洋文學和東洋文學，也是一樣的推陳出新，但須適應現實生活，把握住社會核心，及瞭解民族性的變動；可不能夠避重就輕的去投機取巧。然而，吾國幾年來之文學界，則日漸趨入歧路，遂形成了今日的畸形發展，與變態情形，這真是大大的不幸！

不過，吾末了還得向編者讀者鄭重地聲明一句，吾贊成白話文，但，同時亦不反對文言文，至於語體文，也自然有其存在的價值。而實際上不能大眾化的，

所謂「大衆語」，吾却始終不能夠表同情的。

以上所說的，吾是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上講的，並沒有什麼成見介乎其間。鄙意如是，質之高明的編者和讀者以爲何如？

大衆語的產生與建設

塞白

著名的語言學家劉德威格列諾(Ludwig Mairé)曾說過：語言和理智的生活都是由那趨向於達到共同目的之共同的活動發生的。即由我們祖先之原始的勞動發生的。他的意思就是說言語完全是隨伴着社會勞動發展而發展的。所以言語是不能脫離社會生活而存在，是人與相互之間實際的一種工具，是聯繫人們的一種手段。資本主義社會的言語是不同於封建社會，更不同於原始社會的言語，這完全是被社會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所謂「豐富的言語」是伴着「豐富的生活」而發生出來的。現在還有幾種畜牧民族，他們的言語，幾幾乎就是關於牲畜的言語，這種

現象之所以發生，因為是生產力之低度發展，局限於一定的生產過程的關係。由此我們知道在目前所爭論的文言，白話，大眾語等等的問題，都是末落的社會根據。像復興文語一類的運動，僅僅是一個夢而已。

在經濟畸形發展的中國社會，是多麼需要着一種共同言語——大眾語啊！把全中國人們的意識，密切地聯繫起來，使文化水準低落的人們，容易收獲一切新文化的果實！使無數千萬的文盲，容易學習一種普遍的智識，然後大家手挽手地在一條戰綫上共同努力他們生活的樂園。這就是我關於大眾語產生的簡單敘述。至於大眾語在中國的重要性，擬另文再說。

大眾語產生的必然性，我們已經明瞭，現在要來談談怎樣建設大眾語的問題。要使大眾語成爲一種堅強而有力的言語，在中國普遍地發展，我覺得需要法意下列幾個問題：

(一) 深入到民間去：既然成爲一種大眾語，那末它一定是人們各方面生活

的結晶，人們因為受着經濟環境的限制，就決定了他們言語的因素，所以要真正能把大眾生活具體地反映起來，就必需要到民間去體驗。

(二) 溶化各地的方言：中國言語的複雜，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要使南方人懂得北方人的方言，反之，要使北方人懂得南方人的方言，就必需要把各地的方言，溶化爲一爐，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

(三) 文字通俗化：爲了要使任何文字大家能理解，就必需要把文字絕對通俗化，去適合大眾的需求。

(四) 肅清作家的虛榮心：在過去的一般作家，拚命地在文字上用功夫，把文字語句修飾得非常美麗，深奧，要不這樣做，好像就失去了作者的尊嚴性，作品的真實性的樣子。要知道那種作品，完全是開階級的消遣品，象牙塔裏的藝術，所以我們希望前進的作家們，能肅清有開階級所賜與的虛榮心，掉轉筆頭，去爲大多數人們服務。

(五) 新聞事業的改良；足以成爲大衆普遍的讀物，當然是報紙了，而現在所有的報紙，除了一些副刊以外，所有的文字，都是文言文。不消說，文言文現在已成爲普遍教育的阻礙物，不，也是大衆語的勁敵。

我所認爲重要的，僅僅是這幾點，希望大家來作一個熱烈的討論。

大衆語的疑問

笨伯

我做這篇勞什子的文字之前，先有幾句聲明，我根本上不懂大衆語怎樣做法，更不懂大衆語到底是怎樣一個文字，因爲我看見主張大衆語的幾位作家，無非夾頭夾腦，把文言文和白話文罵個痛快，而結果並沒有把大衆語怎樣作法，和怎樣通俗易行的妙處，先宣布出來，真是令人「丈二長和尚，摸不看頭腦」，并且仔細地拜讀拜讀主張大衆語的作家文字，也一些嗅不到大衆語的氣味，還是藍青官話的腔調，倒是隨處可見，所以我根本上不懂得大衆語，究底是什麼一回事，所以要請教請教。

諸君倘以商榷的態度，誠懇地有所賜教，在下不勝歡迎，倘然夾頭夾面，先來罵脫一頓，「老頑固」，「開倒車」，「反時代」，「落伍者」，等等的頭銜，一齊加封上來，我也只有掩住了嘴吧，一聲不響，聽憑諸君的痛罵，決不敢哼了一哼，再開一聲口，這是在下幾十年閱歷得來的一種教訓。

若講到文字，從前的老古董，胎生地不要再去搬出來，先把最近的文字講講，就從民元以來，我國通用的文字，分別起來，約有四種。

一種是老牌古文

一種是報章式的文字，

一種是翻譯式的文字，（或可稱為歐化文字），

一種是通常所謂白話文，（或者語體文）。

我搬這些出來，似和本問題一些不發生關係，但就可曉得文字的變遷，有時代性，和沿革性的，在這四種文字的中間，老牌古文的不合用，和貴族化，姑先

提開不講。次談報章式文字，此種文字，白話也有，文言也有，若多加幾個「的」字或「呢」字，就可說是白話文，若再簡練潤飾一下，亦可說是文言文，再次說到翻譯式的文字，幾輩洋秀才洋舉人，因為嚴又陵林琴南等翻譯的文字，太覺晦澀難懂。故一變作風，改用白話文來翻譯，因為中西文字，到底語句不同，（外國文以主要字放在前面，以附屬字放在後面，中國文以附屬字放在前面，以主要字放在後面，一種是外演的，一種是歸納的，即在中西信封上就可看出。）而譯出的文字，往往長至一筷以外，而其中的「的」字，數數到有兩三個以上，這就叫翻譯式的文字，又其次，就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幾位作家所提倡的白話文了。

這四種文字之中，老牌古文，除公文中和壽序行述以外，已經用的絕少；而翻譯式的文字，因為讀者的不了解，句子也漸漸地短起來了，惟有報章文字，和白話文，現在還很有力地通行無阻，不過報章文字，亦有人主張過，改用白話

到底因爲種種的窒礙，和白話文占篇幅地位太多，未能實行，或者這就是白話文的缺點，至於白話文字，尙屬推行未久，現在尙有一部份人，出頭反對，從這樣看來，就白話文本身言，尙未到穩固地步，尙未到至善地步，現在更有人主張大眾語了，其實現在的白話文，所以尙不能通行無阻，還有人起來反對摧殘，或者也因爲白話文尙不能至於至善之境，應該先把白話文來考究一下，整理一下，如實在改不好，再來提倡別種文字，如因爲白話文尙有難行的地方，不去考究，不去研究，就把他來推翻摧殘，再來提倡一種大眾語，我想這樣的進步，未免太迅速了麼？凡一種事件的發生和成功，總有一種時代性和沿革性的，決不能一步就跨到三十三天。

我先把這樣的沿革先弄清了，再來談談大眾語，我統觀主張大眾語的作家，多是主張採用俗語，并且是極普通的俗語，這個意思，果然甚佳，我想實行起來，必定也有些困難，因爲各地的方言，多是不同，倘江蘇的人認爲通俗了，但別處

的人或者遠聽不懂，卽如甯波人的「阿拉」蘇州人的「裏篤」，常住上海的人聽來，果然是通俗了，倘使四川雲南貴州的人聽來，還是不懂。

其實俗語和文言，全在能通用和不通用，俗語用慣了，可成文言，文言用慣了，便可變成俗語，全在用慣，用久，自然普通，故在提倡大眾語之始，決不能立刻盡把文言變成俗語，其初也只有文言和俗語參用，明白點說，就是用些文言，用些白話，這樣久而久之，或者盡可變成俗語，亦未可知，決無一蹶卽到之理。

我見有幾位作家，一看見人偶然採用了一語文言，就說他是不徹底，這是未免太過火了，譬如湖北省發生了一件殺父之案件，便說鄂省的人盡是殺爺的，假定安徽省發生了劫掠案件，便說皖省的人盡是強盜，這不是一件笑話麼？其實白話文，亦只有三個條件，最爲重要，寫得出，講得出，聽得懂，從前滿清的時候，亦有人提倡過統一國語，這種國語用什麼方法來統一呢？只有選定一種方言爲

標準語因此當時行政院中，大開其辯論，有的主張用河南語，因為洛陽居中國之中，應該採中州語為標準，有的主張北京語，因為北平是首都，應該以北京語為標準，雙方辯論的結果，主張勝利的天然屬於後者，（因為我腦筋很壞的緣故，時間上或有差誤，但總有這樣一回事實，）統一到現在，真正的官話，雖然能說的還少，而藍青的官話，倒是能說能聽的很多，我想主張大眾語的作家，倘亦只能寫能聽能講為條件，不管他藍青到若何程度，祇要人聽得懂，寫得出，講得出便是。何必更再去求別種方法呢？倘因為現在的白話文，還有些不妥的地方，還是先拿白話文來改善一下，較為便當，未識主張大眾語的作家，對於在下的意見如何。

關於大眾語文學底建設

王任叔

我以為在這大眾語學的名詞下，首先要決定的，是「大眾」這個名詞底屬性。

因爲「大衆」這個名詞，根本是含義籠統，沒有確定的屬性的。在封建君皇之前，山呼萬歲的人民，固然可叫大衆；在革命的曠場裏，大賊打倒擁護的也可叫大衆。我們現在要建設大衆語文學，如其不僅僅限於語言底範疇裏，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還要包含大衆意識的。那麼，我們將以那一類大衆作爲基礎呢。落後的大衆意識和前進的大衆意識，其間相差的距離，差不多有一世紀之遠。自希望真命天子底出現，以至於發現了自己，——想由自己來負擔歷史的任務的大衆，在現階段的中國，恰巧對比地出現着。在這時候，所謂大衆語文學之建設，不得不發生一絕大的困難和矛盾了。

其次，要提到爲什麼現在有人要提倡大衆語文學呢，及提倡這大衆語文學底作用是在那裏的問題了。這大約可作如下解釋。大衆語提倡底契機，是在文言復興運動的刺_多激下，作爲反文言復興運動，同時，更使白話運動深入於大衆而起來的。所以從後一意義來說，也就是白話底奧伏赫變。（本報讀書問答欄中把這一

意義也叫做「反白話」。實際上，反白話底「反」，與反古文底「反」，有其不同的意義，反古文是從其對立形態上來說的，反白話則是一種自身底揚棄與調整。這一點應該加以區別。而所以要把白話與伏赫變過來，就是爲的要深入大衆，接近大衆。這基礎正築在許多大衆，還在希望眞命天子，還看不到自己歷史的任務，而必須加以教育這一點上。大衆語文學在這教育的意義上，才把前項所說的落後大衆與前進大衆意識底衝突，（也就是落後大衆意識與歷史的進展間底矛盾）統一起來了。就是大衆語文學底建設者，是以生產大衆爲其對象，以前進的大衆意識爲作品的內容，用大衆所活用的語言而從事創作。

但在這前提下，立刻又發生了一種矛盾。就是在非大衆本身的「特殊者羣」——如現在提出大衆語文學的作家們——負担起現階段的大衆語文學建設任務的時候，如何能使語言大衆化呢。換句話，這些「特殊者羣」，大都爲他們自身階級所決定，比較是便於運用五四式（或貫辦式）的白話的，要他們更進一步創造大

衆語，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強要裝場面，硬把語言弄成大衆化；其流弊所至，反把那些浮動的容易接受的非生產大衆罵街的語詞盡量地吸取了。這現象，在現階段中國較進步的作品裏，已顯著地發揮出來。記得文學月報裏，曾經登載過一首罵讀書雜誌派長詩，魯迅先生曾加以指摘。而產生這一詩篇底實際原因，却在這點上。

問題一開展到這里，覺得大衆語文學底建設根本有個矛盾，似乎不大可能的了。但這可不然。要解決這個矛盾，方法是有的。那就是作家底實踐問題。就是一句老口號『到民間去』的問題。就是參加到生產大衆中去一同生活的問題。祇有在實踐中，能增加作品裏大衆的語彙；祇有在實踐中，能削弱大衆間對於封建殘餘觀念底擁護。能在作品中增加了大衆的彙，那就是能把作品和大衆發生了關係，盡了教育的任務；同時，能削弱大衆間封建殘餘底觀念，那麼再透過作品，就很容易引起大衆來作反封建以及反帝的運動，而展開了另一個場面。（反帝應

與反封建相聯結的。因爲在現階段中國底封建勢力，實在是帝國主義爲便利其本身底侵略而扶植起來的。（那時候不特文言復興運動，失掉了它的根據——基礎，即買辦式的白話，也自然而然的淘汰了。然而大眾語文學，一進展到那時候，其自身又必須與伏赫變了。新出來的，應是「什麼」文學了吧。

當然，這一過程，決不如上所說那麼複雜和單純。大眾語文學的建設，必需有其他的動力，就是社會變革中的主要動力。那不能這篇短文所能詳盡述及，也就止於此了。

我底結論是這樣：在大眾語文學建設過程中：落後大眾意識和歷史的進展間底衝突，是可用教育這一意義給予以統一。而現級段非大眾出身之作家們其所固有的便於運用的語言，和大眾語間底矛盾，是可以實踐給以統一的。而實踐呢，是能統一一切問題中之矛盾的。

從中學生寫作談到大衆說

尤墨君

近幾年，常在各中學擔任國文教科；去年同今年又曾評閱過浙江省中學畢業會考國文試卷；我覺得我們當國文教師的對於中學生的寫作，實在再不能忽視了。說起中學生寫作，自然不外文言白話二種。但無論其是文言或白話，大多數已變成非驢非馬的樣子，離開大衆很遠了。

有位同學寫給我一封信，現在把這信第一段的原文錄在下面，請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大衆所需要的白話。

「我不知應該如何說好，所有我的那些爲著你的善意的同念而發的感激與依戀將是遠超過一半我所能用筆表達的，但是有一點我可以罰誓，憑著我的靈感和一切；我將永不會忘了你，你曾經不斷地對我作最仁慈最助人的精神上的恩錫，而且你又是那樣一個可崇敬的老師呀！」

從前白香山作詩，據說「老嫗能解」。如果這話是確實的，那末他的詩便合乎大衆語了。像上述的一段信，論其文字，不能不說它是通順而流利，然而嚴格說起來，這是寫字檯邊寫寫的白話，沙發上讀讀的白話，離開大衆真不知有多少遠！所以換句話說，這是弄弄筆頭的白話，或高跟皮鞋式的白話。

還有一種白話文，裏面嵌進了無數時式名詞，像什麼「進展」，「展望」，「探討」，「下意識」，「一切的一切」等，結果：因不善運用故，語句變成費解而不通。這可以把今年浙江中學畢業會考國文試卷中的一段文字作個例，題目是「我所最敬佩的朋友」。

「古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斯可見古人之於交友也有如此深的探討，也許對於擇友這件事是極值重視的。故然，現在是什麼時代，不應該以十八世紀的套語來阻止這科學昌明的新宇宙間進展，而催謝了許多意志不決的中層階級。可是我們細憶一慮，就覺得古人的話，似乎不一定

是絕對性的，也許有許多的見鑑是在我們之上，是適合於近時化，並不觸落社會進代的和諧，而不愧爲世界偉人的孫總理，也能打破世人的一切昏迷，注一而不三折的心理。他是承認的，因此他特以恢復古有道德古有智識來醒覺人們。這都是先知先覺者可能，而一般皆以「陳舊老廢物」，老是將棄諸耳後。」

右列一段文字是一位初中畢業學生寫的，標點符號別字悉仍其舊。文中推砌了許多時式名詞，像「探討」，「十八世紀」，「新宇宙」，「進展」，「中層階級」，「絕對性」，「近時代」，「社會進化」等等，弄得全段文字像天書一樣的難解難讀，而寫作亦失其效用。這種白話，可以說是囫圇吞棗式的白話，也可以說是食新不化的白話。食古不化，固不能接近大衆；那末食新不化，又怎能接近呢！

再談談中學生的文言文。據我所知，現在還有人把「弔古戰場文」，「阿房宮賦」等一類妙文，當做法寶，在中學生面前變把戲。結果，中學生的寫作：好

一些的讀起來只覺叮叮噹噹，儼然「盛世元音」；壞的則如在叮叮噹噹之中，時聞幾聲亂鑼，怪難聽的。我可再舉一段文字如下，問目的是「我所最敬佩的朋友」

「自來英雄豪傑之士，痛祖國之沈淪，而卒能奠定金甌，建不世之名者，非特有血氣之青年而誰？方其噴薄千丈，血誅激發之時，則雖刀鋸鼎鑊出之前前，而其色不變；魍魎奇怪乘之後，而其心不恐。若項王之破釜卮，百戰百勝；豫讓之漆身吞炭，國士可風！前往奮發而莫之天闕，此誠國家之棟樑，中流之砥柱，亦即我所最敬佩之朋友也。」

細讀上述一段文字，雖其中有幾聲亂鑼，像「噴薄千丈，血誅激發」及「天闕」等（也許我不知其中妙音），然讀起來，通體還是叮叮噹噹的。不過，我終不解，這於日常生活有什麼用！獵取功名吧，翰林，狀元，已只能在破牆門裏高掛的匾額上看得到了，

數千年來載道的文言的流弊如此，十幾年提倡的白話的結果又如此。所以我

們要想挽救「文運」，應趕快喚醒中學生快出「藝術之宮」，「翰墨之林」，而和大衆接近，這非提倡大衆語不可。不過這事體大，還得全國的中學國文教師起來共同努力才行。

（二三年七月於杭州師範）

拈一點蛆蟲給大家看看

稻子

葉聖陶先生在「自由談」裏那篇「雜誌讀書作文和大衆語文學」的文章裏寫道，「一些執着武器的人都在吶喊着『裝啊！裝啊！』而一班搖着鴉毛扇的謀士也從旁應着『裝啊！裝啊！』」指明這種復古運動的復活「文言文」之妄誕，並且說明一般青年人會當作「不足顧惜的爛蘋果」一般把牠去掉的，以證明這種封建的復古運動之必然沒落的前途。這種對於將來的展望之雪亮的觀測，正如羅浮先生所說是值得致敬。不過羅浮先生同時指出葉先生認爲這種復古運動不會有多大的影響，認爲「好像太樂觀了一點」。我也覺得是非常的有意義。的確，在目前的封建，雖然

是「殘餘」，但是牠還有着相當的勢力，一方面，有着牠的一點社會根據，另一方面，更有着帝國主義作爲牠的後台，記得好像是安徽吧，在去年還有所謂土皇帝出現，而東四省的溥儀，則確確實實已經被抬去登了兩三年的所謂「龍位」了；至於佛教的猖狂更是藉着所謂「中日親善」的這個名兒在那裏玩着些鬼把戲。「百足之蟲，死而不殭」，何況封建的東西，還在這社會「殘餘」着。更何況牠存心着，就要沒落也要給這社會留些夠麻煩污穢的爛蘋果，正好像蒼蠅死了還要在你的那些食物上留些蛆蟲一樣。封建這東西，夠巧妙得很的，牠不但要想把「文言文」硬向青年的腦子裏「裝」，讓牠麻痺一些時，牠也還能夠利用「白話文」和你搗一些鬼。比如申報「談話」上那三篇文章就是。我雖在報紙看得少，想來同這個一樣的事情還多。

果然效果出來了，我現在就拈一點蛆蟲給大家看看。

三十日「談言」上白兮先生這篇「文言，白話，大話」的文章，顯然中了一些

兒毒，在他那熱情而率直的心版上留下了一點點蛆蟲。他反對封建餘孽的復古運動，反對「文言文」，他熱情於大眾，也主張建設「大眾語」，並且也提出了些雖然並不充分却還可敬的意見；可是他盲目地完全反對「白話文」，他自動地向敵人舉了械，他把「大眾語」和「白話文」對立得非常不留餘地，他十足地做了垢佛先生的應聲蟲了！

自然，我們得承認，白兮先生這篇反對「白話文」的文章，完全是和家爲先生的反對「白話文」絕對不同的。白兮先生還表現了他的天真，熱情於大眾：可是家爲先生的對大眾的熱情，完全是假的，他完全是在故意爲敵人捏造一個主張「大眾語」者橫暴的醜臉譜。這種「苦心孤詣」的鬼計，到頭還是要露出馬脚。可是白兮先生的直率，終不免於太「年青」了，雖是爲了大眾，然而客觀上却做了敵人的應聲蟲，混亂了自己陣線。這種有害的理論，只有使自己遭到打擊。垢佛先生們正想「輕裝緩帶」地站在城樓上看看「白話文」與「大眾語」在城外的廝殺，順便放

些兒冷箭，白兮先生居然就迎頭拍馬出來，封建餘孽們一定會得意的說道一聲：「正合孤意！」的。

這一點，雖然不完全屬於「文言文」的問題，可是封建殘餘的陰謀，多少是見効了。這殭尸的蛆蟲，我想不單單是自兮先生一個人被撒上的。因此，這種復古運動我們不能看輕牠，不但要努力向前對準正面攻擊，我們還應該防禦着從側面或者從後面飛來的暗器，同時還要隨時爲這些「太年青」的同伴者做點拈掉蛆蟲的工作。

關於批判與認識

家爲

——答稻子先生——

確然，關於「這回的確比五四時代嚴重，深刻，具體，而且複雜的」文言文和「白話文」的論戰，在「申報談言面也」連着登載了三篇文章，而我的那篇「歷史固

會重現的嗎」，正是這「三篇」中間的「第二篇」。同時，又是「那麼傻瓜似的反對着『白話文』——『洋八股』的『白話文』——這樣，對於這位真正知道這回的反對『文言文』主要的是反對復古運動」，而「爲了大衆，要建設『大衆語』的進步的作家」？「稍子先生，當然可不容忍的了。然而，家爲在當時作這篇稿的動機，全在於對一般對今日的『文言』與『白話』的論戰，認爲是重翻着『五四』時代的『舊賬』，而是『五四』的重現，加以有所分析，說明。正因爲我們已經認清了『五四』下來的『白話文』，只是爲了上層的資產階級與一般智識階級的所有物，而且牠那麼一下子就停等下來，而甚至早就回向『妥協』與『投降』的路上，而造成了一種全不能爲一般的『大衆』所能懂得的，充滿了歐化氣與八股氣的『買辦文字』。正爲了這樣，所以在那般特殊階級的統制與政策和封建餘孽回『喪心病狂』的復古運動，正加速地漫佈與展開的時候，雖然已經是成了『殭尸』似的『文言文』，就不免想乘此復活起來。因此，在今日，要『爲了大衆』，展進一步的建設起『大衆語』來，也就非反對這種『新八股』不可，

把牠那種爲「大衆」們根本上不能懂，也不能要的歐化氣與八股氣全數拋棄了，這樣來把牠的內容與形式澈底與伏赫變一下不可。

所以，「爲了大衆」，要建設「大衆語」，我就得在那「談言」裏提出要反對「洋八股」的「白話文」。可是，在這位「真正前進」的稻子先生看來，可「認識」這只是對大衆的假熱情，而甚至是給了敵人捏造一個主張「大衆語」者橫暴的醜臉譜，「自買自賣」中竟做了「奸細似的搗亂」（拈一點蛆蟲給大家看看）來了。所以，在稻子先生就那樣一再的「我想」。「我又覺得」，甚至「容易被人看出是一個人或者一批人……」這樣「強姦」式的來作批評了。

● 果然，在這回「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深刻，嚴重，複雜的論戰時，對那陣有害的理論與「奸細似的搗亂」，當加以嚴厲，正確的批判。然而，決不能像這樣的，在銳利的目光上，套上了一副「花色了的眼鏡」來認識着。這裏，當然不會像木天先生那樣的認爲意在一登龍門，或者騙幾個銅板」，然而，也不能那樣「機

械地在幾個排列着的名詞之前「兜圈子，當得先下了「有色的眼鏡」澈底的「認識」着事物的深處，因果與聯繫不可！

爲「大衆語問題」答司馬疵先生

申報讀書問答

司馬疵先生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上寫了一篇「形式與內容，對於我們前次發表的，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一文，順便提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他認爲「建設大衆語是反古文的同时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的那樣地把大衆語和白話對立起來，未免輕率，或者未免機械。（王綱先生語——載同日動向上）建設大衆語並不反對白話」對於這，我們實在不敢苟同，司馬先生不僅不曾看懂，我們的文章，且忽視了這問題在現階段提出來的特殊意義，無意中有取消這運動的特殊意義。

我們早感到：在「怎樣建設大衆語文學」一文中，對於「反白話」一語，稍嫌強調了，——其實在這裏已經提到，我們的反白話，是反官僚買辦的白話，不過因

篇幅限制沒有詳細的說明罷了——爲了補足這一缺陷，所以便產生了「再談建設大衆語文學，」給了第一篇、文章一個補充替「反白話」的「反字」下了一番明明白白的解釋，——決不如司馬先生所說是修正——我們說：我們反對「白話」是爲了進一步反對，「古文」，爲了進一步保證獲取「言文一致」的勝利，……反對白話並不容否認白話運動在整個語文運動中所成就的那一部份，我們又說：「在白話與大衆語對立的發展中，大衆語愈漸成長，則豪紳貴辦的白話愈顯出衰弱，愈暴露出它的反動性，如果我們否認白話文中大衆語的存在及發展便無異否認整個語言運動，甚至文化運動的意義，」難道這還不說「反白話」與「反古文」不同之處嗎？王任叔先生指出這裏的「反」，是一種自身的揚棄與整調——七月三日自由談——也叫做「與伏赫變。」這，當然我們也懂得。但王先生一方面不了解「與伏赫變」也含有「反」的意思，另一方面看不清我們第二篇文章，雖然沒有提出「與伏赫變」這個字，却處處是「與伏赫變，」我們不提出這個字來，是因我們極力避免使用爲

我們的讀者所看不懂的辭句。王先生認識這個字，却不認識這個字的内容，於是便發現什麼似地替我們加了一點「區別」，可惜的，是那點區別等於「馬上能騷」。我們想：司馬疵先生大約不致於如王先生那樣的「輕率」，假如司馬先生整整地讀完了我們前後兩篇文章而且讀懂了，那末，顯然的，我們與司馬疵先生之間，便不是文學上的誤會，不是「咬文嚼字」的問題，而是對於這問題的認識問題，這「問題的嚴重」，更是「迫待討論」了。

司馬疵先生是根本不承認大眾語與白話間的矛盾的。他的不承認，是因為他認為「牠——白話——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内容不在牠的形式」，結果否認了形式？認為：雖然牠這種形式歐化氣太重，而且夾雜了一些「文言」，以致脫離了大部份的「大眾」，不要緊，還是許多人，在牠的影響下」。這是多麼危險的立論！他不明白形式與内容的統一，不明白這裏所指的「大眾」；是前進的「大眾」，他恰恰走向「修正」的歧途，無形中取消了這一運動的意義。

誰都知到，語言運動，是配合着整個文化運動，（包括政治經濟等）而來的。就整個文化運動說，目前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運動，是不是僅因爲「五四」時代的「不約」「不徹底」，而來一下「糾正」呢？顯然不是的！「五四」時代的新貴們，一方面因爲自身力量的薄弱，負不起這兩重任務，另一方面，因爲大衆文化的愈漸成長但愈使他們不安，便愈暴露他們的反動性，於是他們不僅「不徹底」，且日益向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投降，不僅是「不穀」，而且在阻礙新文化運動向前發展，試問，目前企圖「復古」者是誰？提倡「讀經尊孔」者是誰？我們總不致看不見那些五四時代的新貴吧。在目前新文化運動的任務中，如果否認了反那些新貴們，（也叫做遺老）的任務，我們還有什麼話說？我們還談些什麼反帝反封建？司馬疵先生爲什麼連這一大前提也不去認識清楚？

假使照司馬疵先生的話，白話雖然「脫離了大部份大衆」也不要緊「牠的反動性是在牠的內容，不在牠的形式」以至「只要看我們用甚麼內容來用這種形式」那

我們目前爲什麼還要提出建設大衆語問題呢？我們又怎樣去解釋，汪懋祖之「古文復興」是與整個復古運動相關聯的呢？試問，離開大衆也不要緊，還有什麼要緊呢？司馬疵先生注意內容是對的，但因注意內容而完全忽視形式，於是連所謂內容，也弄成神秘的東西，不僅否認了目前大衆語運動，連自「五四」後，整個語文運動的發展及成就，也否認了，這是多麼嚴重的錯誤，豈但輕率？

退一步說，即司馬疵先生要批評我們提出「反白話」，是因爲怕混亂戰綫，減削自身的力量。也還是不對的，司馬疵先生僅看到個人，而不看到整體，見到量，而不見到質。在每一個運動中，我們最主要的，是建立整體統一的堅固陣綫，怎樣建立呢？就是要注意量與質的同時發展，要吸收新的，同時要排泄腐舊的。單爲了保持質的好看，而容留許多腐舊的份子，在整體內，不但不足制止陣綫混亂，且有使整體全般腐化的危險。這是「機會」意識的作祟！試問那些「五四」時代的遺老——在那裏提倡「語錄體」，「洋八股」，以至「考古」之輩，是不是應該「反

對」呢？而陳望道，夏丏尊葉聖陶諸先生，雖也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人物，却已走入了大衆錯運動的陣營內，還能與那些遺老並論嗎？

以上，也許司馬疵先生看了又要以爲是「咬文嚼字」，「混亂陣綫」，其實，我們絕無此意，我們以爲如要使這「大衆語運動得出正確的結論，便不能不把這一運動的意義弄清楚，我們於是便不能再提出來一談了。

對於「文言」「白話」「大衆語」應有的認識

陳 頤

由「文言」「白話」之再爭執，而引申到「大衆語」建立底要求，關於此問題的討論，是存在着重大的意義的。我們每一個青年，每一個進步的智識分子皆不應該忽略了這次的討論。

現在謹把我個人對於這問題的一些意見寫在這裏，算不得一篇有系統的文章，而祇是一個備忘錄，供給討論的參考：

(一) 「文言」之復被人提倡，我們不應該把它當作一個單獨的問題去看，而是應該把它目當作前那一串讀經，尊孔，逃禪，佞佛等反動的主張聯絡起來當作整個的復古運動之一環去看的。我們尤不應該輕視它的作用。以爲這種提倡根本是不值得一顧，以爲這種提倡至多不過只是燈油將盡的「回光反照」，用不着怎麼憂慮，自然就會熄滅的，這都是不正確的意見，因爲這種樂觀主義——對於「文言」死亡的樂觀——不啻是取消了「反文言」的運動。

(二) 「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因爲發展未成熟，其本質與「文言文」，相差還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我們反對封建的「文言文」，我們也不應該到現在爲止的半封建半民主的「白話文」奉爲至上，我們並且還得在反對「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之餘，去糾正只把「之乎者也」改爲「的了嗎呢」的「白話文」，從「文言文」繙譯出來的「白話文」。而且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夏丏尊先生主張「先使白話文成語」，那就是首先對目前的「白話文」的針砭，因爲目前的「白話文」，是簡直太

不成「話」了。很明顯的，目前的「白話文」與「文言文」還只是相差不遠的東西，「文」尙且未能成「話」；有人竟說目前的「白話文」即是「大衆語」，當然一看便知道是瞎說的話了。就是有人說，只要把目前的「白話文」從其內容輸入了新的智識，新的思想，「白話文」與「大衆語」自然會彼此接近的這句話，也仍然是不對的。

(三) 所謂「大衆語」，已經有許多人給它下了定義；我再來解釋一遍：大衆語者，即大衆所能了解的言語，也就是他們自己的言語，最適宜表現大衆的生活與思想的言語，它的特質靈活，單純，和明確。至於說到「大衆語」的建設問題，我以為這不是與大衆生活游離的智識分子之提倡所可「完成」的，智識份子提倡必須身入到大衆羣中去學習，把自己的生活去與大衆溶合，自己成爲大衆中的一員，他才能得到對於「大衆語」之實際的認識，他才能作實際而有力的提倡，空口之提倡是不能發生多大的效用的。此外，還有「土話」「方言」與「大衆語」的問題，有人否認「方言」「土語」之「大衆語」的要素，這是不對的，有人認「土語」「方言」

即是未被完成的「大衆語」，這也是不對的，「土語」「方言」之於「大衆語」亦應如「普通語」之於「大衆語」一般，應該批判地來接受，合理地揚棄，我以為不僅對「方言」「土語」是如此，即便對「文言文」，「大衆語」也得盡量地吸收它的語彙，因為這都同樣是使「大衆語」變得豐富起來的條件！這是我們不應該忘却的。

『鬼話』的內容解剖

朝水

汪子底（汪子者，汪懋祖也）「鄙文拙劣，……吳先生……猶未能徹底了解，」「銳刻尖巧之惡習」已「養成」的青年更不能「澈底了解」可知，「於是乎」樂嗣炳先生竟想「請聖陶拿它送進文學病院」。然而先送進病院「解剖一下」，讓「大家笑痛肚子」是沒有用的。解剖了之後，一定要把它一件件「已成異物」的成份，明明白白地公佈出來，讀大家清清楚楚地知道它是「鬼話」，不祇「拙劣」而已。

我不是文學解剖師，素來沒學過這種行業，自問是不大幹得來的。然而在目

前沒有專門人才挺身而出擔任這份工作的時候，我暫且勉力非職業式地 Amateurishly 試試看。假使有「枝枝節節而曲解之」的地方，還請大家糾正。

確實不很能「澈底了解」花了兩整天的工夫，纔像理亂絲似的抽出了一點頭緒來。現在把他的「鬼話」底要點先按原來的次序列在下面：

(一) 「開宗明義」，他「以爲文言文一日不絕響，則此項問題便自一日存在」，證據是：「歐洲自宗教革命以來，倡行白話文，至今……古典文仍爲中學課程之要素……」；「歐戰後各國教育類多革新」，法國中學便教拉丁文，希臘文；英國「學者恒慮古典失墜，將組織學會，提倡古典的修養」；美國白璧德教授親口叫他「宜多信孔子，勿信杜威」；美國紐約省立圖書館長 W. J. V. 氏告訴他「教育之真義必於古典求之」。

結論是：外國人都在那裏提倡古文，我們應該猴兒學樣纔是，吾國教育家乃希望文言……如「無邊落木蕭蕭下」，真太混賬。

(二) 「所謂新文化運動，課其成績不過語體文在學校課程上佔有地位；他無有也」。然而還有一點就是「尋章摘句，吹毛來疵……極譏笑之能事」，「不辯是非任舉一二惡例以相壓制，使人不屑與辯」。結論是：「養成青年銳利尖巧之惡習」，「背教育之意義」。

(三) 袁世凱，張勳，張宗昌提倡「尊孔讀經」，「忠孝節義」，都是極好的事，不能「以人廢言」舉民國四年口月大總統令爲證。而現在人「務使皇帝復辟與尊孔讀經，聯爲一體，造成極可怕之聯想」，以致「吾國歷史文物皆爲封建時代之遺物，宜如『無邊落木蕭蕭下』，……毋怪今日學生頭腦混沌，黑白莫辯，又安望科學之進步」。結論是：「以如此思想啓示學生，所關尤鉅，非僅白話與文言文之爭焉矣」。

(四) 「前(教育)次長劉君大白主張白話最力，倡造人語(白話)鬼話(文言)等怪詞」，罪不容誅，然他「今已朽矣，而文言文不與之俱朽」。希望學問淵博的

今部長王君「糾正前人之缺失」，「……信文人學士之言論」，學「何陳輩之主張尊孔讀經」，也來做一個「豪傑之士」。合意是：提倡白話是「少數人之私見」，「君子」們應除掉他們。

(五) 初級小學用「鳥言獸語以及神仙荒誕之故事」做教材，舉例為證：某學校表演驅逐妖怪，反引起「兒童恐怖之本能」：小學校本有小松鼠換衣裳故事，「一若各種智識，必出諸動物之口，斯亦奇矣」，「是謂浪漫派」，是美國的。此之謂糖裏的興趣，太不像話，連「杜威亦嘗斥其非矣」。結論是：小學教材「態度必須莊重」，否則「積非可以成是，孔子所以惡紫之奪朱也」。

(六) 「杜威主張『教育即生活』，而深下『預備生活』，此義常被誤解。以致過分重視兒童生活，而漠然於其將來之需要」，「流弊滋大」。「今教本多重視都市兒童生活，已非合理」，更常常用「社會上希用之字」如「囁嚅」「噉噉」。「結論是：『吾國義教四年』，已比別國短，「則在此四年之中，似宜多顧『預備』，

所以「在低年級即語體本亦須改造」。

(七) 「農村中反對(物語教本)之聲更普，而皆道私塾讀書之有用」，「……農工商代表僉主小學高級必須教授文言，並有贊成私塾者」。合義是：「以教育眼光察之，自不能過於遷就環境」，然而也要遷就一點。

每見「……黨國元老之演說辭宣傳文，或論文」，必「立即選付印刷，分發講授」，可惜「此項文字太少」，不夠用。「向雜誌報章上選擇材料，恐富有教學經驗者亦嘆其貧乏」。合意是：除了以上所舉之外，全中國簡直沒有好的白話文。

(九) 中學國文教本太複雜。「水滸景陽岡」一節，幾無不選入，……以文藝論，固自可喜，但其中有一句「我都怕甚麼鳥？」教師講至此句，敢問如何表出？」結論是……「國語教學除技術之外，尚含有修養及提高語言之作用」，而現在這種齷齪文字當作中國文之寶典，此吾所謂窮且濫也」。

(十) 高小文言該用的是「抒情記敘清淺有味之文」，「此類文字，已是白話」。「倘初中全教文言，而以語體文爲課外讀物……則三年以內，即天資稍鈍者，余敢必其溝通」合義是：現在學生之不通（舉例爲證），完全是教語體文的壞處。

(十一) 「學習文言固較尋常語言稍難」，可並不要十分「努力」，「而應用上之省力，則閱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較經濟」，因爲「語言注重音義，而文言音義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說，「這一個學生或是那一個學生」，文言只須「此生或彼生」。合義是我們祇該求省事，講經濟，不必把音義弄明白清楚。

(十二) 總之，文言是「先民精神所寄」，又「關於民族之墮落」，「必欲如掃落葉則不佞宣力教育，斷不敢和雷同」云。

談談大衆語的大衆

蓮岳

中最近又起來的，該是最後的——希望以後不會再有這種倒車的反動的東西出現了，所以說是最後——文白之爭所引起對於現在的白話文的改革及大眾語文學的問題，在文壇上討論得很熱鬧。本來不敢多說話的也覺得想說幾句了。

現在的白話文應加改革，這是「無庸異議」的，原因是於大多數的人，牠並不比文言來得容易懂。要用大眾語來寫文字，原則是絕對對的。所以近來許多討論這問題的大文，雖則見智見仁。似有稍異。結果殊途同歸。

然而有一個根本問題，竟被忽略了。那便是大眾語之所由出的大眾本身。如果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則無說的盡是些枝節，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文人口中在呼的「大眾」，我相信，是他們理想中的大眾，而不是實實在在的那三萬萬大眾，他們所說的大眾語，也僅僅是理想的大眾語，說起來時，真真正正的大眾仍不會明瞭的。那末，即使用「大眾語」來寫文字，仍和用現在的白話相差無幾。

如果大家為求問題的實在解決，不想去裝門面，老老實實地說真話，那末，

我想請大家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真正的大眾。

我們的真大眾，決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那些上海附近的工人和農民，而是內地的農，工。他們的生活，和上海及其附近的農工很不相同，因之，他們的一切，也都兩樣了。農人照着祖傳的方法耕種着，工人照着因襲的法子工作着，識字的依然沒有幾個：大半還在希望着「真命天子」，他們沒有現代人應有的知識，他們所知道還是他們祖傳的種種，加上一些直接逼到他們生活中的捐稅等等，他們的意識，他們的信念都還是前幾個世紀的。因之，他們用以來表情達意的語言，也只有僅足說明他們故舊生活的詞彙。如果你到一個離上海較遠的鄉下，向田裏的農夫說：「你們休息一下吧，整天勞動着不大瀝嗎——來，讓我來讀一篇描寫你們偉大的農人生活的創作，給你聽，調濟你們的疲勞。」我敢說，他們聽了你話中的勞動，描寫，偉大，生活，創作，調濟，疲勞，等詞，一定弄得糊裏糊塗，莫明其妙。他們不需要「描寫」，「創作」，「只需要」過好日子：「不覺得自己

勤勞，偉大，只知道早上起來田裏去做生活，晚上回來睡覺。

並非我看不起我們的大衆，更不是故意過甚其辭來形容他們。實實在在地，三萬萬大衆語，即使不是全體，至少有二萬萬多如此。倘使我們要用他們的話來寫文字，現代生活，替代人的情緒是寫不出來的。

再退一步說，我們不用他們的話，而用比較有知識的那些大衆的話來寫，則這「大衆」實際上即成爲「小衆」了。而且這樣「小衆」所歡迎的，所理解得到的什麼呢？我敢說，是濟公傳，啼笑姻緣，奇俠傳等等的白話。這些白話，我想問一問，是否健全的？在這些白話中，戀愛等於苟合，革命等於造反，較新的名詞，都由他們附以腐舊的意義；使得大家都對這些原是很好的名詞加以極大的誤解。這只須看有人想得出「摩登破壞團」這樣妙不可寫的名字，就是證明了。摩登於時髦衣服！所以用銷鍋水來「破壞。」

所以，歸根說起來，用大衆語寫文章，這句話，表面上似乎是對的，實際上，

却走不通。要使大眾能領悟文章，決不能將我們的語彙減少到和他們一樣，而是要使他們語彙增多，和我們的一樣。那便是說，我們應該提高大眾的程度，不應該減低文化水準去迎合他們。如果不用他們的話說，他們不能懂，則我們的文壇上，必定有大批的三句一個「媽特」四句一這「操你奶奶」的大眾語文學了。

其實，如果文學單求現在的大眾容易明白，非但現在用以表現的白話文不能用，就是材料也都用不到。難道我們也得專寫些「真命天子」「好漢」「俠客」之類的文學嗎？

在建設大眾語文學的過程中，第一步不在於「大眾語」，而在於大眾本身。我們該先培植大眾。說句老話，我們還要普及教育，增加他們的知識；改進他們的生活，把他們從十七八世紀的天地中，領到二十世紀的世界上來。那樣一來，不但他們的語彙會自然而然地增多，他們的理解力也將隨之而加深。

然而，高等學校的教育主任却要提倡中小學教文言，其處教育局中學會考要

學生做文言！幸而踏進二十世紀的世界上來，却將被逼回到十七八世紀裏去。那又是另有高見存乎其間了！

大眾語與大眾

高而

前幾天我聽到朋友對我說，我這一下子好了，有人提倡大眾語，要將我們說的話寫成文章，供給我們拜讀。我聽了，馬上便將我出賣血汗的工錢，去定了一份報紙，想從報紙上讀到大眾語的文章。不錯，千真萬確，果真的有人在討論大眾語，有的說，大眾語，要使大眾聽得懂，寫得出。也有人說：大眾語與白話文是一樣的，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區別，衆說紛紛。但是據報紙上所載，這次提倡大眾語，一方面是由社會進化客觀的需要，他方面是因爲有人要使已經死去十幾年的文言文復活，其實：白話文，在中國，雖然有了很長遠的歷史，但，不過並沒有多少發展，簡單說，除掉「的那麼嗎」外，還不是和文言文同樣的東西！

就如現在在報紙上大衆語爭論的文章而言，還不是和未爭論以前一樣嗎？是的，我雖然不懂什麼，可是每一個事件的產生，自然要經過相當的時間，經過兒時，青年，而入壯年時代。卽如白話文的產生，是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和當時社會生產條件需要。然而現在大衆語的產生，當然亦是由於客觀的需要。所不同者，就是白話文與大衆語兩個社會性質不同。

我很清楚的知道大衆語的運動，不是一旦成功的。但是我總覺得大衆語的運動，由幾個搖旗吶喊，高唱幾句好聽的論調，就可以成功，我想沒有這麼簡單吧。也不是由幾個人坐了黃包車，到工廠裏實地採訪所能成就的。同時中國的勞苦大衆，所說的話，也不見得如潤鳳先生所採訪來，『挨血鬻狗瘴』，畢跌生斯的大衆語，那末令人不解。老實說：潤鳳先生所訪的大衆，不是前進的大衆，而是意識落後的大衆。潤鳳先生，你根本的不懂大衆語爲何物，你也根本的不認識大衆。在現在，大衆語，剛纔有人繪圖設計，大衆的基礎尙沒有建設的當兒，潤鳳

先生這憑一些情感的發作，便想去找大衆，從意識落後的大衆嘴裏聽來幾句令人莫解的大衆語，來作反對大衆語的立論基礎，爲文言文辯論的佐證。這未免太卑鄙了。在這裏，我敢以大衆一員的資格批評潤鳳先生不解大衆語所以產生的社會條件，沒有聽到大衆的實際生活的用語。像潤鳳這樣，不啻橫臥在鴉片烟榻上高談抗日，懷裏擁抱着三妻四妾的在談獨身主義。雖然潤鳳先生，不惜車錢，坐黃包車去採訪大衆語，這樣的行動，儘可不必，還是回到家裏到沙發上去幻想你的人生美夢來得妥當。（潤鳳先生的大作，登在六月三十日申報的談言上。）

大衆語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是有事實根據，根據便是我們勞苦人衆，同時大衆語的建設，是我們勞苦大衆的工作。只有我們大衆纔能使這偉大工程完成。

大衆語與大衆

周木齋

由文言文白話文沉渣的泛起，進出了大衆語的討論，這從外表看來，是辯證

的展開了。

然大衆語的提出與討論，截至現在為止，却有如傅東華先生所說，乃是「特殊的羣」，見六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大衆語問題討論的現階段及以後」，並非大衆自己，這是很明顯的。而討論的影響所及將仍然祇限於「特殊的羣」，但非大衆自己，也是可測知的。因之，所謂大衆語者，果真由此而建設了，能否即成爲大衆的工具，又是一個疑問。

大衆語一定要大衆自己提出，自己討論，自己建設，這是再好沒有的事：然而也是「守株待兔」的事。因爲大衆的口被堵着，手被縛着，耳被塞着，眼被遮着，腦被窒着，不能自己發洩，也不能自己接受。但是，建設大衆語而如不顧到這些，不也是守株待兔麼？且如這樣，能保將來不也變爲文言文成白話文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爲避免命定的流弊，則在建設以前，有幾點是須加注意的。首先，「大衆」的

範圍，應不怕擴大。否則相應而建設的大衆語，縱有可觀，但祇是白話文的另一形式，祇是「特殊的羣」的工具，而與大衆漠不相關。

其次，大衆語的建設，一方須從建設大衆語者與大衆的密接中得來，這點已經有人說過；反之，另一方面，最要緊的，是在使大衆能與建設中的人衆語密接起來，更進而成的他們的工具。兩者都非單純的文字的問題，後者尤甚。

又次，大衆語不是和文言文白話文爭統，應看作爲鬪爭的表現於語文。過去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鬥爭，是「文統」的鬥爭，文白連環，永無了期。今後，白話文將藉大衆語而毀滅文言文，但白話文也將隨文言文的毀滅而粉碎於大衆語的前面。然這必須大衆語真正成爲大衆的工具，纔是文言文白話文鬥爭告終的時候，纔是文言文白話文同歸於盡的時候。

大衆語

我方才知道，大眾語須從勞動階級出來的，因此我昨天特地坐了黃包車，到楊樹浦的工廠區域，去採訪大眾語，因為不曉得大眾語，到底怎樣一種言語，我一步踏進××工廠，立刻看見有兩位勞工朋友，正在談話，我如獲至寶似的，馬上走上去，站立一旁，靜聽他們談話，茲將他們兩人所說的話，筆述如下。

甲說 老三——錯那娘，昨日(音如熱以下仿此)小江北到我堂來挨血，我說老爺叔，饒了我罷，地(地就是這的意思)幾日我袋袋裏畢跌生斯，正辣浪想尋幾個朋友，挨點血來用用，啥場化血來借儂(鼻音)用。

小江北就回答我說，倉那！你要漂亮點，朋友後日總有碰頭的日子，今朝到我堂來挨血，還(暖字音)是看得起儂，不曉得儂狗犖，我認得儂，

老三——你替我想，氣不氣，這兩日我的血，真是一點無末，伊就是要我堂來挨點血，亦應該客氣一點，伊的吞頭，我到有點不領朋，

乙說 阿六哥——倉那娘，你不要說，江北的賊脾氣，一向如此，舊年亦到我這裏來挨血，亦是值價慢爺面孔，本我罵伊一頓，以後就勿會來過，後來看見我，總是勃轉頭，假做不見，倉那娘，阿賴自然亦不去睬他，我怕伊奈亨，

晚(愛字音)歇罷，新民樓吃茶，

關於『大眾語』建設中的『白話文』

家爲

雖然，在我那篇「歷史固會重現的嗎」，沒有寄出以前，並不會讀到垢佛先生的「文言與白話爭戰的宣言」中的半個字，雖然，「這兩篇文章所表現的立場不同」，然而(王銅先生的話)終竟因爲這篇東西「恰巧」只隔了一日，就接着在同一的報紙，又是同一的地位刊出；同時，又「恰巧」在垢佛先生的『那篇文章明明在文學上掉槍花，企圖從反復古運動的反「文言文」的戰圖中挑撥出另一個「白話文」與「大眾語」的戰局』以後，我也竟那樣的「機械地」，「乾脆地」提

出了「我們須得來建設與提倡『大衆語』，尙死了的『文言文』作戲，同時，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這樣，正得是「一唱一和，前呼後應」般的在「垢佛先生的剛在那裏弄圈套賊道『來呀，來呀』」以後，我竟「就馬上應聲『來了，來了』」。因此，這可就引起了王先生的一再「疑心」，說我是「有替垢佛先生做了應聲虫的嫌疑」；甚至「疑心」我就是垢佛先生了（因爲王先生說「這兩篇是容易使人疑心是一個人做的」）。並且我得犯下了「替封建妖孽做了幫手的任務，同時，『替復古運動製造機會』的重罪了。這樣，可不是玩的了。因此，在這樣使王先生「不能不提出嚴厲的批判」以後，我是應得負起了我的責任來說明一下的；同時，對於王先生的「疑心」，是也得解釋清楚。

雖然，由於上面所說的種種緣故，因此，我就得做下了僞「復古運動的作者」，只是機械地在「大衆語」，「白話文」幾個排列着的名詞之前發昏，在牠們面上去變花樣，幹着遊戲的文章」，但是，在我自己當還沒有忘掉，我作那篇文章

的用意，是在對一般認爲今日的「文」「白」論戰，「是重翻着「五四」時代的「舊賬」，是「五四」之戰的重現」而有所補白的。然而，到底由於像王先生那樣說的不免、幼稚，而反得「弄巧成拙」的是在「替復古運動製造機會」了。

確然，在現階級社會中所呈現着的情勢：正是那般亡國的封建妖孽爲了要掙扎牠最後崩潰的命運，而不斷地出演着，與漫佈着這種「復古運動」。同時，就當不免想把那「早已經被制死了的僵戶」——「文言文」復活起來去應酬大眾」（同日「內容與形式」中司馬疵先生的話），所以，這「問題的根源」只當「起於反亡國的封建妖孽」。然而，終竟由於我的「不免於幼稚」；同時，又不能像王先生那樣的說我在這裏作着「咬文嚼字」的勾當；因此，就「不免」在那篇文章的一貫之下，提到了「在於吾們現階段的社會意識的需要，吾們是絕端要不得，也來重現那「五四」時代的歷史，以一般智識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洋八股」「底白話文」來與現階段「古文復興」的死的「文言文」對敵：吾們須得更進一步……」以後，就這樣「機械

地」，「乾乾脆脆」地提出，也得向「洋八股」的「白話文」進攻了。但是，在我不會「疑心」王先生，在我那篇東西裏只讀到所提出來的那幾句的。

對於「進攻」兩個字，果然說來過份一些，這是我承認的。但是，這樣，並不是「向敵人繳械」的吧？并且，對於這個由「五四」時代的資產階級所創下了的，具着那溫情的「改良主義」與「調和主義」的「白話文」，牠早就「投降」着而停等下來，祇把「之乎者也」換上了「的呢嗎」，成就了一種甚至完全歐化的專為上層階級的「買辦文字」，「摩登文章」的「洋八股」——「白話文」。這樣，與「已經制死了的殭尸」的「舊八股」，有什麼差別呢？牠不是正不能像司馬疵先生那樣說的，為「一部份的大眾，比如小學生，小市民階層所懂得的嗎？而且，對於反對這個「洋八股」，不只是像我這樣「幼稚」的一個，就像龍貢公先生在「再進一步」中，是早就說過的了：「反對文言文，白話文，提倡大眾語，這老早以前已經得大家承認的結論。那理由是正是因為大眾活語精密正確，而文言白話等死語浮淺空虛」。

這樣，不知又將使王先生起什麼「疑心」呢？

可是，對於像在三寸日的「談言」中，白兮先生的「在目前提倡建設大眾語，是必然的要把文言文跟白話文完全拋棄」，那種斷然的說法——「跟白話文完全拋棄」——我是根本上並不同意的，而且也要提出「反對」的。然而，像王先生這樣肯定的「認為應該特別提出，在這個反復古運動的反「文言文」的戰團中，決沒有反對「白話文」的理由（大家不但要建設「大眾語」，而且也要「白話文」）。要不是我已經得把王先生的這篇文章通篇的讀了，而只看到這幾句；同時，也沒有讀到二十九日的那篇「一支從斜刺裏射來的毒箭」的文章，那我真也要像王先生那樣的「疑心」，王先生好像垢佛先生那樣說的「對黃臉老婆，天然還有一些薰情，而對於如花似玉的新人，又十分的鐘愛」的意思，而想在「也要「白話文」」時，另外得來建設一種「大眾語」的意思了。（這裏，想來——但不是「疑心」——王先生也像「不免於幼稚」的我那樣，在「一貫之下」，要得「嚴厲地批判」我那「有害的理論」，

而沒有也不必交談明白的罷！)可是，我並不有這樣的「疑心」。因為我已經在二十九日的那一篇文章裏，讀到王先生的「白話文」和「大眾語」並不矛盾，正相反……「大眾語」是「白話文」的發展，是進步的「正確的理論」。

本來，對現階段的「反復古運動的反「文言文」戰鬥中發展出來的「大眾語」底建設，只有「在根本上否定文言，相對的揚棄白話之下，纔能順利的前進」(引朱瑞鈞先生在「建立大眾語運動中的態度」的話)然而，在這樣「相對的揚棄白話之下」，我終得提出「反對」——也就是說得過重一點的。

「進攻」，請想我又這樣「機械地」提出來了——這個「新八股」中的一切專為上層的智識階級與資產階級，而已經重鑽進了封建殘餘巢穴中的，——更是那些「利用「白話文」與「大眾語」來散佈毒素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妖孽」——底「歐化氣」與「八股味」的「內容」與「形式」！

這裏，我雖然不敢公然地像龍先生上面那麼說的「是已經大家承認了的結

論；「然而，我終也得」認為應該在這裏特別提出，「在現階段的「大眾語」建設中，這樣「洋八股」是非但「要」不得，而且非得「要」不得的部份完全「揚棄」——把牠徹底「奧伏赫變」一下——不可！

最後，在這個嚴重的戰鬥期中，對於一般「有害的理論」是當然要加以「嚴厲的批判」，可是，我並不贊成像王鋼先生這樣的「疑心」而又「疑心」的來作這種「任務」。

七月二日上海

又忘掉了基本問題

傅紅蓼

——先建立大眾語然後才教育大眾——

也許這並不是浪費的話，所以我有重說的必要。

吳午先生底「『大眾語』為『教育大眾』」一文，申述他注重是實踐，不光是提倡這問題我始終是一貫的。我對於大眾語的建立主張。曾經發表過如下的意

見：（一）大衆語應當以中國語爲標準的推行。一個國家，是應當有一種代表語言的。我們就用我們國家底代表語言，作爲大衆語的對象，無論談話和寫作，都照這條線路，當然便可以說得出聽得懂，寫得明，看得懂了。（二）用大衆語寫作，無論形式和技巧上，都要簡單化，（是指不作做不故意賣弄字眼，像書獃子那樣講究美麗文章。）同時要緊跟着實生活的一切。意識是大衆的。（三）眼前要從一些提倡大衆語的人，先來實行，不要一方面提倡，一方面還是「江河日下」「不言而喻」的自相矛盾。不要單作理論者，要更進一步，作個實行者。

爲了吳午先生，有把我看作是一個「光是估價」的人，所以有重新一提的必要，現在我來說我所以不能苟同吳午先生底主張的原因。

吳午先生底意思是：應該先教育大衆，然後才會有大衆語，我却是先要提倡大衆語，建立大衆語，然後用大衆語來教育大衆，普及教育。

關於我的意思在「忘掉了反面」裏，已詳細說明：大衆語沒建立之前，大衆是

很難教育的。因為現在的教育水準是太高，我們應當以大衆語作爲教育的水準，用大衆語來推行教育，教育大衆。但是吳午先生呢，他是說：「應該下決心作教育大衆的工夫，尤其是現在暑假，在都市的，回鄉村的，應當來一次消滅文盲運動，創辦識字學校，夜校等」。這步驟是對的，不過所謂識字學校夜校的教育水準，是不是照舊不必更動呢？倘使不更動之教育是不是便會那樣的普及起來呢？這些問題，吳午先生似乎又給忘掉了。

「從大衆去學習或吸取真正的語言，健全我們大衆語的作品，」這也是對的。但這是不是說採用×他娘，或是媽特皮來作大衆語的對象呢？中國語言的複雜已成鐵證：我們將採用某一處某一內地的大衆，作爲吸取真正語言的目的呢？我們要領導大衆所以才有「教育大衆」這四個字，我們先替大衆決定了一個教育水準，然後來教育大衆，是不是先決的條件呢？吳午先生，似乎也又把這些問題給忘掉了。吳午先生知道說：「推翻教育之前，也很可以做些教育大衆的事情」，

但爲什麼不追究一下，怎樣教育大衆，用什麼教育大衆，才適合於大衆呢？

五四之後的文化病態運動，以及一些無聊的欺騙行爲，大概已使青年們上當得賊不出冤，所以吳午先生那樣願慮地說：「否則，光祇提倡，雖能擔保不依然還是那些洋八股呢？」我們現在可以積極地說：大衆語運動，絕對不能容許像從前一樣了，牠是根本解決從前所未解決的問題，這解決的工作，要看大家的澈底真誠，願慮是多餘的！

問題是首先建立大衆語，然後，再用大衆語來教育大衆，普及大衆教育，使大衆從大衆語中可以容易收到教育的實物，不是使大衆先有了教育，然後來懂得大衆語。大衆語是一九三四年起，一切文化中的基本，這是基本問題，所以我再說吳午先生又忘掉了基本問題。

大衆語論爭已很熱烈，現在我希望大家先來實行！

再提出點意見

佛朗

——關於土話方言問題——

(一)看過耳耶和司馬疵兩先生的文章，關於「土話方言」的問題，我還想多說幾句話，不過僅是一點零碎的意見而已，至於詳細的討論，一俟將來展開怎樣建設大眾語這個問題時，再來充份地申說。

(二)所謂土話方言，我們應當包括各省各縣有別的语言而言。不要祇着眼顧到一兩句「阿拉」或「丟那媽」之類的已經成爲普通語的例來說。現在各省的土話，可以分成「都市的土話」和「農村的土話」兩種，我們一般所謂的土話，大概祇指各省的都市土話而言，其實各省之中，各縣鄉間的土話仍舊是諸多不同的，卽就廣東一省而論，瓊崖，潮汕，他們的土話簡直和廣州市裏人們所說的話完全不同。現在被稱爲「廣東話」的，實際祇是「廣州話」。嚴格地說來，廣州話是都市的土話，還

有其他九十多縣各別的農村土話存在着：單就廣東一省而論，方言土語已如此繁多，（廣州人不能聽懂瓊崖潮汕人所說的話，瓊崖人不能聽懂潮汕人所說的話？）其他福建各省也是一樣。這樣，中國的土語方言，委實過於龐雜了。這樣僅就一隅流行的龐雜的方言，假如各處都提倡將它演成文字，——範圍極窄地方主義的「土語文」，我以為對於吸收「外來」文化，傳達和溝通智識上是未免有窒礙的。並且土話我始終認為是保守的，含有封建意味的，它保持那地方固有的舊的辭詞，新的內容很難在這種舊的「話框子」裏適當地表現，我們要把新的內容去發展到舊形式，工具的破壞，現在却反而要保存固有的「話框子」。對於新興術語的提示，將會受到阻礙，而於文化落後的村窮僻壤，更加不適宜。例如「帝國主義」一詞，廣州土話沒有適當的名詞代表，祇叫做番鬼佬。（番禺，南海等附近市邊的鄉下人均如此稱呼。）上海人祇叫做外國赤佬，但其含義的不能適合是顯然的。在窮鄉僻壤，「帝國主義」這新名詞也許不懂，但這種新術語非得懂不可，非得介紹進去不

可，用固有的土話，是很難達到原義的。

(三)中國言文不能統一，語言分別甚繁，似不能如耳耶先生所舉「羣聯提倡各民族底話」來作例。大抵各省的話，有許多都是祇有「話」。而沒有「文」的。若果要用土語文，非創造出許多新字不可，非各省先要編好各省新字典。甚至各縣各鄉的新字典不可。因為就已有的「字」去拚合各種土話的音是不夠的，我國向不是用拚音字，而是用方塊字——六書體。這種方塊字的音，各省各處唸起來，是不同的。即如司馬遯先生所舉的「寒棚冷放晒」一語，其實和廣州音就差得很遠，祇要是道地的廣州人，一定知道這幾個字與原音不甚相符。各省的土話有許多就不能用已有的字音把它(土語)的音傳達出來。我們除非用英文拚音，或注音字母，或羅馬字拚音才能準確。否則(一)已有的字彙的音不能全包括土語那種「聲借」的聲調；(二)各省各縣用土音來唸原有的字，每字的音調不能統一。(如北平人把寒棚冷放晒唸起來，固然與原語相差很遠，但廣州唸起來也覺得并不相合——

大概是用土語寫音給外省人看的廣州土語。現在司馬旋先生說他以一個外省人而覺得很容易懂，我真有點不相信。假如沒有先廢除方塊字，有了統一的拼音法以後，用一大串「寒棚放冷晒」這一類不三不四勉強湊音的字母去講成土語文章，還說是「很容易懂」，那是說不過去的。

(四)大衆語在現在雖不能認爲是一種「眉目皆有，四肢齊全」的固定的東西，說它存在或不存在。但大衆語現在正從大衆的新生活中開展起來，乃是毫無可疑的事。因爲如古迄今逐漸發展下來的言語的長成，乃是跟着社會的改革變遷而形成的。歷史既不是偶然的發生變動，言語文字的隨着社會改革變遷，自然也不是「突然」或者「偶然」。現在勞苦大衆的生活已經開展到一個新階段；有着這一種新的基礎，那末，展開他們自己的文化將是隨着他們的新生活而展開新的範圍的。所以大衆語已經生長在他們的生活中，這種大衆語的進展，並不是祇在廣州的「丟那媽」，上海的「戳你娘」，北平的「媽的屁」這些土語問題上，而是有着一種從

新生活中開展出來的活潑充實的辭句。各處的土話，大概最流行在大衆中的祇是一些「罵人語」，如上海的「豬糞」，四州的「狗子」，這些在大衆語中并不重要。所以要以促進大衆語文，提倡土語是一個小的問題，而是要在大衆生活中去認識和教習。現在的智識，不能寫出恰如大衆所講的大衆文，（有些祇毫不費力的寫多了）一些「奶奶雄」「媽媽的」便以爲省妙！）是和大衆的實生活隔遠之故。

（五）五四時代的國語統一運動我以為和當時的白話文學運動一樣，是不能一概抹煞其價值的，白話文學運動和注音字母運動，在文化運動的意義上是統一全國語文，打破封建勢力的先鋒，我們要打破這種封建的留存，是要統一起各地的言語消除這種各自爲政的「同鄉」觀念。所以統一語文還是現在一個當前的亟待完成的工作，建設大衆語，應該從這方面去促進，不宜於退一步再走向「提倡土語方言」的路上來。不過「大衆語文」，和「土語方言文字」也不是對立的東西，猶之「大衆語文」不是和「白話文」對立起來一樣。我也承認有許多土語是已經逐漸成爲

大衆語（大衆的普通語自然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但已成爲大衆語的土語，已經就是大衆語，不是「土語方言」了，其他各鄉各處的土語，實無「提倡」之必要。語文的發展，是跟着社會生活的變遷進展的。我更懷疑「提倡」這兩個字。把土語方言演成文字。就可以成爲大衆語文了嗎？問題顯然不是這樣簡單。

（六）文化的進展，是向更高的階段踏上去的，我們不是把文化的水準降低到大衆去，而是要在大衆中把大衆的水準提高起來。各鄉各處的土語方言，大半是含有地方觀念和封建意味的，大衆正要用新的生活去洗鍊這種落後的辭意，大衆正要將新的術語成爲和自己生活有關的意義自由使用起來。大衆語，不是白話文的一個相反的東西，而正是白話文的一個更進一步的階段。大衆文不是「上海花」一類的小說，不是「啼笑姻緣」那一類所謂「大衆化」的文辭。

大衆語在中國底重要性

寒白

在大衆語爭論的現階段，依然還有許多參戰者，帶着懷疑的態度，去估計大衆語的存在和價值；更有人樹着復興文言文的大旗，來和大衆語相抗爭。不消

說，還有許多傍觀者，陷在摸索迷離的萬花洞中哩！因之，我就確定這樣一題目——大衆語在中國的重要性。

要解決這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首先我們必需要去探求產生大衆語本身的動力。因爲大衆語不是像封神榜上或西遊記上的神語，而是等於沒有沒有父母的兒子。所以要確定大衆語在中國的重要性，那必得要瞭解中國產生大衆語的社會條件，否則，是無異於緣木求魚，徒勞無功的。

中國目前的社會，就經濟言，則民族資本不能抵抗帝國主義商品的侵入，因之就震撼了數千年來自給自足的經濟機構，農村陷於極端的恐慌中。就政治言，則自鴉片戰爭，紙老虎被人戳穿後，因經濟發展畸形的關係，完全是一個指揮刀統治的歷程。就民衆的生活言，則沉淪於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剝削的鐵蹄之下呻吟

着。由此可以知道：中國是在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然而在此急劇轉變的過程中，是需要動員無數千萬的被壓迫大眾到戰綫上去的，但爲要怎樣使這些戰士們，澈底瞭解他們賦予的任務，那非得在政治上去訓練他們不可。這樣，大眾語可以說是成爲一種政治訓練的有力工具了。

大眾語所以在中國的重要性，因爲它能負起下面的幾種使命：

一，反對帝國主義文化的侵略，帝國主義在中國除了政治與經濟的統治以外，文化的侵略他們是始終沒有放鬆過的。祇要一看民衆的娛樂品，就不難知道，像說書，演義，小唱，草台班……當中，由都市至於窮鄉僻壤，都參雜着由青年會，基督教，聖道院，禮拜堂，修道院，教會學校……；所散佈的博愛，和平，無抵抗思想的靡辭，帝國主義適應他們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的統治，採取這些文化的侵略方式，來實行對於中國大眾的奴化教育。負着那博愛衆生的十字架遠征力的牧師，神父，傳道者，深入到工廠，工人區，滲入農村以至於蠻苗部落，

去建造抵抗新文化的堡壘，麻醉意識落後的大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啊！所以富有優良性的大衆語，就是掃除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

二，肅清封建文化的遺毒，在中國目前所流行的一種言語方式，到處都充滿着封建意識的成份，特別是一般高等華人以及清室遺老們，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十足代表着孔孟的學說與思想，正義道德的教條，下層民衆的言語，在他們聽起來，認爲是非常鄙夷的。不消說，言語同樣是有階級性的，代表少數人們利益底階級，當然是想用盡方法，去向意識落後的人們說教。於是一般勤勞大衆，對於生活的意識，對於社會現象的觀察，總之他們的人生觀與宇宙觀。直接間接地受着這種說教的影響，這是多麼一種危險的病徵啊！大衆語就是運用最大多數的利益，來肅清這種開倒車的言語的工具。

三，便利訓練意識落後的大衆，中國的文盲，密佈着各處，大約有百分之八九的人民，是等於沒有眼睛的。因之要使這般未來的盲人，能得到普通智識的慾

求，大衆語是一種最良好而便利的工具，它能以最少的時間，得到最大的效果。大衆該在中國是成爲必要的糧食了，不過，問題是怎樣來使它推動，發展下去。

「大衆語」文學建設的一條先決條件

若木

在最近「大衆語」問題的討論，已是熱鬧極了。然而在我始終是覺得各種文章裏面都有着這樣的缺憾存在：太着重「大衆語」和大衆語文學的建設的論爭，而忽略了表現工具的「字」的改造。所以在這裏，我便來湊一次熱鬧吧。

不論誰都承認「大衆語」是預備給「大衆」容易領會的語言；用大衆語來寫成功的文章。當然也是預備給「大衆」閱讀，爲大衆所容易領會的東西了。——否則便不能成爲其所謂「大衆語」和「大衆語」文學。

然而在事實上，在文盲占有百份之九十的中國。——「大衆語」，或許會建設

成功吧。——「大衆語」文學，是否有產生的可能呢？就是可能，但這樣的「大衆語」文學，在其本質上，會不會成爲一真實的「大衆語」文學呢？會不會也和五四時代以後的白話文一樣，依然成爲少數智識份子的獨占的東西呢？這是一個大大的疑問，是我們急需尋求解決的了。

文章的傳播，當憑藉着「字」做它的工具。如果表現工具的「字」是一種僅有少數人才會領悟的時候，那麼這憑藉着「字」爲傳播的工具的文章，其傳達的領域也將被限制成爲極狹小的了。而我們假定是來檢討五四時代以後白話文發展的實況的時候，那麼對於用「大衆語」與成功的文學未來發展的範圍，將可用同樣的說法說是非常狹小的了。

因爲漢字非有十年的強記的功夫是不能領會其大略的，所以在用漢字的「大衆」，也大部份弄成爲文盲的了。——雖然有一部份原因是因爲教育的不普及。——而文盲的大衆當然是不能和文章發生因緣的。大衆既不能和文章發生因緣的

關係，那麼「白話文」文學也只好變成小數的智識份子的鑑賞品了，而未來的「大衆語」文學，在「文字」沒有改善成爲「易懂的」之前，也將不能成爲其「大衆的」了。然則在目前這種「大衆語」文學建設的努力，豈不是徒勞的麼？而我對於一般熱心討論這問題的人所持的理由，將會疑惑它是一種空談的了。

最後我再這樣鄭重的說，在「字」沒有改善之前，「大衆語」文學雖有建設成功可能，但它是不能夠成爲大衆的，它將蹈着白話文的覆轍，成爲少數智識份子的獨占的啊！

推行大衆語

幾天來文藝界裏，對於大衆語討論的熱烈，真是五四以後，從來沒有的好現象。所以我們對於大衆語的實現，無論牠有怎樣的困難或有許多阻礙，都應當給以極誠懇的同情和極肯定的決心，使成爲文藝第二個的復興期。

試省各家的理論，雖然所主張的各人有各人不同，但大概都很中肯，不過我們認為還有缺憾的地方，便是大家還沒脫了讀書人的原形，所謂太偏重於理論這方面了。當然，我們並不反對一件事的重復討論；但太注重了討論，往往會忽略了事實，這在過去歷史上都有着相當的證明。所以希望大眾語的討論期能縮短；同時實行期會提前，不要在討論當中變成了流產，再來一次白話文運動後的復古白話文。在這裏，希望大家都注意這幾點：

(一) 大眾語應當以中國國語為標準的推行。一個國家是應當有一種代表語言的。我們就用我們國家的代表語言作為大眾語的對象，無論談話和寫文章，都照這條線跑，當然便可以說得出，聽得懂寫得出看得懂了。

(二) 用大眾語寫文章，無論在形式和技巧上，都要注重到簡單化。(是指不作假不故意賣弄字眼) 同時要緊跟着實生活的一切。意識是代表大眾的。

(三) 從現在起，雖然仍在理論時候，希望每個作家都能先從自己來實行，不

要一方面提倡大衆語，一方面遠在什麼「江河日下」，或是什麼「不言而喻」的現着極大的矛盾。大家不要單做理論者，請更進一步做「個實行者」！(夢)

「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

高 荒

作爲決定戰略問題的基礎，也就是原則上的估計，我指出了：所謂「白話」，有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相通的一面。也有和勞苦大衆相通的一面。我們所要建設的筆頭用的「大衆語」，既不是和「白話」截然分開的，但也不就是「白話」，而是：基於各地大衆底實踐需要，各各把口頭語變成筆頭語的多元的東西。爲了免除對於這個估計的可能的誤解，關於「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問題的先做一個簡單的補充的說明。

第一，論爭中國的所謂「白話」，所謂「大衆語」，都指的是筆頭用的傳達意思 (Meaning) 的工具。「白話」不是指的流行的「普通話」，而是指現在大家用來寫「

白話文」的文字。「大眾語」不是指的無形的大眾口頭所說的話，而是指能夠表現大眾底生活需要而又爲大眾所懂的筆頭用的文字。所以，建設「大眾語」並不是建設一種全國大眾通用的口語，而是把各地大眾底口頭語，(Spoken Language) 變成筆頭語(Written Language)的運動。

第二，據說中國有六七個方言區，專門學者還會給我們詳細的材料和分析。所以，從各地大眾底口頭語建設起來的筆頭用的「大眾語」，一定是多元的東西。勞苦大眾是以共同的生活需要而團結，並不是以言語而團結的。在這裏，我們反對鄙視土話方言，「國語運動」式的傾向。這樣的傾向是根本離開大眾的。當然，這裏剩有一個「紀錄」(寫法)的問題。除了原有的漢字以外，已經提出的有：簡字，注音字母，羅馬字，拉丁化，等。專門學者底研究和實際工作底成果會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的。(我在那篇文章裏面說，實際的文化鬥爭工作會產生以廣東大眾爲主張要對象的大眾語作品，以長江中部底大眾爲主要對象的大眾語作品：

：等，這不過是假定的例子，並不是肯定了廣東或長江中部是一個方言區的。）

第三，說現在筆頭用的「白話」也有和勞苦大眾相通的一面，那意思是：在它底本身構造上（我在那篇文章裏面說是「在形式上」）它底基本的語彙語法，也是大眾口語底基礎的部份在它底功能上（我說是「在內容上」），它是繙譯文，論文，……等底唯一武器。所以，對於「白話」，不是支持也不是反對，而是以大眾底實踐需要為基礎加以「揚棄」。對於「白話」，機械的籠統的「反對」，也是脫離大眾的。

那麼，「白話」和「大眾語」的界限，就可以簡單地鈎畫出來。

大眾語是多元的，但並不是彼此完全獨立的。現在「普通話」裏面的基本的語彙語法，既是各地大眾口語裏的基礎的部分；從各地的大眾口語變成各地的的大眾語，它底基本的語彙語法，一定是和白話相通的。

因此，大眾語彼此之間有有機的聯系。假定說，兩湖底大眾語和廣東底大眾語雖然相隔很大，相通的成份比較少，然而，兩湖底大眾語和贛北底大眾語相通的成

分是很多的，贛北和贛南，贛南和贛東，相通的成分也是很多的。所以，雖然兩湖底大衆語包含白話底成份多，影響的領域也比較廣大（例如皖西贛北川東豫南），但廣東大衆語也包含有白話底成分，它底影響也要達到別地方（例如閩西贛南桂東）的。

大衆底生活需要是統一的，大衆語一定會一方面提高或加多和白話相通的成分，一方面獲得更多的了解者，部分地部分地在白話裏面爭得地位。

而且，大衆語底生活需要是變動的，發展的，他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能力也是一天一天地改變或加深。所以，爲了表現他們底新的需要或認識，在大衆語里面加入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就絕對必要了。而供給新的字彙新的表現法的唯一的源泉，就是白話。換句話說，爲了適應實際的生活需要，大衆語會部分地部分地征服白話，部分地部分地把白話變成自己底東西。產業工人對於機械名詞等的了解，兵士對於武器和各種表現軍隊生活規律的名詞等的了解，農民對於變動生活中的名詞和流行說法等的了解，就是明證。

那麼，現在的「白話」是不是有獨立的功能呢？我底答覆是肯定的。語錄體，不文不白的驢子話，當然要反對，但句法底歐化，輸入新字，批判地採用文言詞彙，不但不應該籠統地反對，而且必要，雖然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地使它容易懂。繙譯，論文，銷行廣大的地域報紙決議等，非用這種白話不可。我還以為，以學生，知論份子，店員，小市民為對象的文藝作品，這樣的白話也是絕對必要的（我曾見過能看「一天的工作」「僑自由書」的工人）。這樣的白話，雖然很少能直接被大眾所了解，然而都是間接被大眾所需要。這樣的白話，隨着大眾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經濟改造的發展和勝利，一方面部分地部分地被大眾語征服，成為大眾語底源泉之一，一方面漸漸被大眾語所充實所揚棄，可以成為高級的大眾語底前身。

「白話」和「大眾語」並不是對立的。

附記：在「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眾語」（見七月十七日本報第一版「星期論

壇」)里面，沒有篇幅把「口頭語」「筆頭語」加以區別的說明，希望在這一篇對看。

論文言文的一節的最後：「……普通所謂白話文，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和文言文相通的。白話文，是文言文最有力的友軍或後備勢力。『原文是，「……一部分的所謂白話文，在內容上形式上都是和文言文相通的白話文。是文言文最有力的友軍或後備勢力。』這有手民底手誤。」

最後一段提出的問題中有「流字拉丁化問題」，應該是「寫法拉丁化問題」，這是我底筆誤。

七，十九，一九三四。

大眾語文運動之路

陶知行

胡愈之先生所下之大眾語之解釋很好，我想提出兩個字的修正。大眾語是代表大眾前進意識的話語。大眾文是代表前進意識的文字

大衆語與大衆文必須合一：在程度上合一，在需要上合一，在意識上合一。大衆語文適合大衆的程度，需要和意識時，在大衆本身所起的反應是高興。所以大衆語文是大衆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這高興的境界便是藝術的境界。

一個月前，我從一家電影公司裏，借得一捲電影片子，送到鄉下去公映。我們想在公映前幾天教農人讀說明書，這說明書雖是用白話文寫的，但是鄉下小生不會教，農人也讀不來，我只好重新寫一篇說明書來教大家。這工作是不容易。我一連換了幾次稿才勉強寫成。據小先生說，我最後寫成的說明書，還嫌太深。但比了電影公司的原稿是淺了十倍也不止。這個例子說明現在通行的白話文只是把文言文的「之乎者也」換了「的嗎啊呀」，夾了一些外國文法和一些少爺小姐新士大夫的意識造成的。這種白話文，寫起來，大衆看不懂，讀起來大衆聽不懂。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文學運動裏是有一個大黑幕：白話文不與大衆語合一。

大衆是過着符號貧窮的生活。但是他們需要符號是鐵打的事實。老太婆用繃結記帳。農夫刻樹皮抒情。野孩子寫王八且罵人。民衆學校學生用注音字母代替他所不會寫字。這種需要更可以用一個故事來說明。從前有一位婦人寄了一封信給她的丈夫，丈夫打開一看，紙上畫的是：

「一個單圈，一個雙圈，一個圓圈，一個破圈，一連許多圈。」

丈夫看不懂。一位聰明人把他夫人所畫的圈中祕密指點他說：

「欲寄相思無從寄，畫幾個圈兒替。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圓圈兒是圓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說不盡的心思，把一路的圈兒圈到底。」

這些例子指示出大衆的生活中是有一個大缺憾。大衆沒有取得夠用的思想的符號，情感的符號，行動的符號；總而言之，沒有取得充分的生活的符號。大衆的符號是和大餅一樣的貧乏。剝削大衆的大餅的人是同時獨佔了大衆生活所需要的符號。

照這樣看來，大眾語文運動是有兩條大路可走：

(一) 智識分子參加大眾生活，在大眾語演進的基礎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大眾文

(二) 將生活符號普及於大眾，使大眾自己創造出語文合一的大眾文。

智識分子要想大眾文必須先學大眾語。他必須拜大眾做老師。不夠！他必須鑽進大眾的生活裏去與大眾共生活共甘苦。他必須是大眾隊伍裏的一位戰士。他自己的生活在與大眾的生活打成一片，然後他纔能領略大眾語生活的酸甜苦辣；然後他寫大眾便是寫自己，寫自己便是寫大眾。如果他不屑拜大眾做老師，不肯在大眾的隊伍裏做一個小兵，他決寫不出好的大眾文。

拿什麼符號來向大眾普及？漢字呢？注音字母呢？拼音文呢？我的建議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眾文更要教，

漢字是士大夫的法寶，大眾必須認得這法寶，纔能看破士大夫的神秘。能教

漢字的人有八千萬。漢字的本身雖難學，但是教這符號的人如比之多是推廣運動的一個大便利。我以為漢字只要認得就夠了。幫助大眾認識漢字的一個方法，便是注音字母。大眾學會注音字母便可以自動用字典，認生字，追求新知識。但是我們不能停頓在這裏。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眾運用注音字母去記錄自己思想情感行動。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眾運用字母去寫大眾文。我們教漢字的目的在使大眾認識那被漢字包圍的中國；我們教字母的目的，小而言之在幫助多識漢字，大而言之在用秋蟬脫殼之方法創造拼音字來代替漢字，以產生拼音字的大眾文。

我們做普及文字符號的工作時應當提倡俗寫簡筆漢字，印寫字體合一，字母正草合一，以節省學習之時間精力。

中小學校及民衆學校之學生都該做起小先生來，每人至少教兩個不識字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一千多萬有組織的分子來負起普及符號之重任。再加上八千萬識字民衆之進一步培養及總動員，數年之間，必可使大眾取得他們生活所必需

的符號。

大眾得到符號便能將自己的生活，深刻的描寫出來。大眾的隊伍裏自有文藝的天才。他們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出第一流的大眾文。

我們把文字符號傳給大眾的時候要做一番「濾清」的工作。我們要把時代落伍的意識濾掉，要把腐醉的毒質濾掉，要把古典濾掉，要把洋文法濾掉。我們獻給大眾的符號是要和沒有微生物的清水一樣。大眾得了這種清水的符號便能自由的，毫無成見的，寫出真正的大眾文。

我想指出大眾語必以一種活的言為基礎。中國四分之三的語人能懂的活的語言便是濾過的北平話。北平話又好聽，好聽，人就願意學，因此，北平話實有成為大眾語之主要成分之資格。但大眾語應當膽量大。凡與大眾前進生活有親切關係的各地土語，甚至於外國話都可儘量吸收。我們也不必懸一抽象的主觀的標準，勉強加以去取。讓大眾自己去選擇好了。不合前進大眾的口味的必歸天然淘

汰，用不着我們過慮。

抱有前進意識之大衆要領導意識落後之大衆把自己的生活提高起來：把程度提高，把需要，把意識提高。這樣，大衆語便能繼續不斷的提高，大衆文也就跟着牠繼續不斷的提高了。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一元

版權所有
大眾語文論戰

著作者 宣 浩 平

發行者 啓 智 書 局

印刷者 啓 智 印 務 公 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上海法界四門路湖安里十九號

